



河南府志

ル 5
1546
17



門牌 1546 卷 17

門牌 1546 卷 17

河南府志卷之八十四

藝文志八

記二

嵩嶽中天王廟碑記

宋 盧多遜

廣雅稱山大而高者嵩也詩人謂峻極於天者嶽也名義昭著布在文籍齊德泰華而獨峙於中方俯視河洛而助成其秀氣惟神是宅炳靈孔昭以太史璇璣察乾文知其協星辰之定域以陽城土圭測日景知其居天地之正中萬山四顧而來向峭壁高聳而直立太室少室左右之勢通朝陽夕陽東西之分正神仙秘洞府則浮邱子晉隱別館於巖巒帝王

會衆神則秦皇漢武著古跡於壇廟眇觀歷代厥有祭法播
在典故垂諸禮文四益六甄崇其儀制一禱三祀者爲夔首
我應天廣運聖文神武明道至德仁孝皇帝平一六合澄清
四海精誠貫於白日德教加於百姓凝旒顧問侍臣預對謂
天設神府陰主人人事者何也曰嶽神也地邇王畿位正中土
者何也曰嵩高也嵩高何神也曰中天王也中天之封何代
也曰唐元宗天寶五載也帝曰吁我其念哉嘗聞天垂元鑒
神助陰隲合道則祐之反是則禍之神以我爲有道之君故
祈禱應神以我爲求理之代故風雨調神以我爲愛民之心
故稼穡豐穰神以我爲惠物之志故煙塵掃盪我今虔意思
有報者夫祀事恒典也何以加焉封爵舊制也無以增焉將
欲隆萬人之瞻仰莫若嚴續塑必欲垂永世之崇重莫若闡
廟貌乃命畫輪奐之美先列於畫圖又命擇貞幹之臣就護
其力役厥功告畢有司上言復命勒銘貞珉以盡紀錄盛矣
哉聖人之德冠古無倫以乾覆坤載爲楷模申之以周物以
堯步舜驟爲軌躅益之以綏轡猶能不以運祚自大而讓德
於元功不以治平自高而推謝於神既不以豐登開拓驕其
志每志務乎允恭不以祠祀齋莊邀其福欲福臻於黎庶修
建旣備瞻奉有所牲牢蠲紫瓊俎羅列使四望之禮煥赫於
典章綿彼歲月垂諸碑碣俾百王之道庶偕於法則夫如是

則每言執大珪登泰壇柴燎一舉而天神下降者信矣則知
嶽神奉上天以安物因我皇而昭應惟仁是助潛契寬恕之
德惟明是贊默協和平之道是故言必從祈必應泰吾國安
吾民者豈徒然哉蓋人神交感之若是也上古稱以待風雨
易之以宮室後世謂旣勤樸斲惟其塗丹雘本以純素漸崇
壯麗以至左平右城著爲禮容範金合玉窮其華飾先王或
留心祠禱崇奉虛誕望仙作宮遂極土木之費夢虵立時大
設廟堂之饗雖紀在方冊而無所取法今之建嶽廟奉嶽神
大增其華而不在奢侈曲盡其美而曾無勞役嚴殿宇崇門
垣雕梁彩棟連薨接廡庭軒洞邃瞻之肅然有以見我皇稽
古守正爲民崇祀之心形容於斯廟也不假探策知神有延
洪之貺不俟磨崖知我有永久之法然而冠古立制敷祐垂
德不有謨錄其何宜著微臣職備禁署目覩盛事奉命敘述
文不逮意豈獨使四海一統漢臣傳華嶽之碑百堵九成周
史頌終南之廟敢用寶錄而爲銘云惟天保民在乎歲功惟
聖治民暢乎時風奉天助聖兮感而遂通昭昭嶽神兮鎮於
寰中備物有秩兮祀事是崇所以古禮之垂文兮五嶽視三
公惟民戴君尊乎寶位惟神祐君伸乎大義愛民奉神兮潔
誠以祭皇皇聖王兮重彼明祀昭以靈貺兮顯乎嘉瑞所以
漢帝之告功兮嵩山呼萬歲視三公兮表崇重於薦神呼萬

歲兮告延洪於聖人天地之中兮高高磷磷寰海一統兮景
福無垠我之聖德兮超彼前聞我之祈福兮在於生民豈比
夫獻壽之聲兮標漢史而徒云高書

勅祭漢光武記 開寶六年

宋蘇德祥

祭法曰能禦大災能捍大患方得在祀典祭義曰宮室既修
墻屋既設所以交神明惟後漢起南陽靜諸夏康濟於一時
惟大宋舉隆典秩無文輝映於千古是知祠祀大功其來尚
矣沿革盛禮可得言焉昔者漢運中缺新室不道九縣騰起
三精霧塞劉聖公以繡纒之衣憑陵冠蓋劉盆子擁赤眉之
衆竊弄干戈跨州連郡蜂飛蠟起光武帝攘臂一呼羣心四

附決昆陽之戰克乎百萬之敵拔邯鄲之壘遂應四七之符
築鄗邑之壇於以援天命定洛陽之都於以順人心若乃起
於民間始無尺寸之土垂乎帝位終為夷夏之君復能日慎
一日安不忘危或親攬機權日昃乃罷或躬閱經史夜分乃
寐保全功臣而奉朝請進用文吏而責時務易凶歲為豐
變亂代為治世開國二百載傳位十二帝則前之言禦大書
捍大患光武之道諒無愧焉我仁孝皇帝端居九五之位交
泰億兆之民德威四方擒僭偽之君者二歲周一紀薦郊禘
之禮者三而猶避興化之鴻名讓成功之懿號若朽索之
六馬不捨戒懷理大國如烹小鮮自然均化制前古未行之

禮旌歷代有道之君於是下明詔命有司陵寢除荆棘之
廟貌極籩豆之潔則前之言修宮室設墻屋我皇之旨侯其
偉與美哉新廟既已成能事亦已畢爰覃睿旨俾書豐碑臣
猥以虛辱進叅撰述敢揚茂實云

宋文
盤

崇聖帝碑記

宋王曾

皇上登封岱宗之四年有事於汾陰后土親奠黃玉對越柔
祇乃並洪河抵太華經塗溫洛望秩維嵩言旋上都誕受不
社無德不報靡闕不思於是尊五嶽之祠備加等之禮分命
近列祇薦徽稱詔遣冊禮使攝太尉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
學士陳彭年副使攝司徒光祿少卿沈繼宗奉玉書褒章加

上中嶽中天崇聖王曰中天崇聖帝申殊典也粵若剛柔旣
位形器肇分上則圓蓋左旋星辰爲之紀下則黃圖俯察山
嶽奠其方卑高之序以陳翕闢之精攸託是故昭彰景緯實
參化育之權錯峙崇巒式表神明之壤用能安綏厚載磅礴
無垠宣一氣以施生降列真而主治事光虞典備五載之時
巡績著夏王正九州之封畧惟中崧之絕巘直關塞之奧區
京邑在其旁經瀆流其域萬邦輻輳霜露之所均二室天開
風雲之所蓄仙館宜宅靖其下玉漿滂溢湛其間頽木記其
幽徑紫芝擢乎靈藪嗒呀萬壑始終乎鶉火之墟喂嶠羣峰
包舉乎坤元之紐龍轡月童之陟降浮邱子晉之遊遨晝夜

透迤千霄挺拔寓彼至剛之質洪惟不測之神至于輔德降祥祝融由其興夏生賢命世申伯以之藩周需膏潤於原田殖寶藏於邦國博大崇高而可仰聰明正直以無私茲所以盛尸祝之儀首履沈之法歲時祈報垂往載以不刊牲幣吉蠲走殊方而胥暨者也遐觀秘紀博考靈蹤自書契之云興卽等威之斯辨異軒冕服章之數爲山林川澤之宗旣秩視於三公亦禮均於四望漢孝武之代爰啟戶封唐天冊之祥聿遵時邁洪猷益茂昭薦惟寅逮乎王德重熙坤珍薦委乃特疏於王爵用溥洽於神休雖事煥彌文而名非極摯汗隆在運消長從時若乃鉅宋之有天下也仗黃鉞以開階建朱

旗而統歷掃僭僞荒虐之跡追皇王揖讓之風烈祖以功格上曼威赫靈於九服神宗以德綏羣品薄文軫於四遐翼子詒孫重規疊矩卜年有永奕世其昌崇文廣武感天尊道應真祐德上聖欽明仁孝皇帝躬濬哲之姿撫鴻明之運出乎震而齊乎巽就如日而望如雲宣九德以在躬定一戎而纂業慎恤刑典鄙凝脂之煩苛寅布政經同馭朽之兢畏絕濫巾於邱壑寬盍徹於農桑宮罔飾於采椽澤必周於行葦萬民以察庶績伊凝破觚爲圓返羣情於太素懷遠以德篤交聘於殊鄰按曆以朝諸陵志敦不匱被袞而郊上帝神享克誠故得時協混同歲臻豐楙高穹委鑒真馭戒期薦錫寶符

丕昭元歷登岱舉封崇之禮臨汾展合答之祠刻翠崖之鬱
蒼巖隆雕之岬岫升煙瘞玉明察之義交修垂象資生應見
之祥繼至遂成先志對越純休泊乎五玉會朝六飛旋軫寅
緣二陝曠望三川旣並走於祠官亦周爰於土訓瞻言翠嶠
增肅皇情方飲至以策勲益爲民而儲祉順時行慶大賚及
於幽遐恭已嚮明寂慮周乎冲漠爰稽往誥肇易鴻名亟下
詔於司存俾講儀於置範用伸昭報罄達清衷以爲在天者
五精旣隆稱謂麗地者列鎮當極推崇燾載之義則均仗助
之功曷爽登於帝錄允契靈心先是東巡之年己加崇聖之
號建茲間歲愈洽徽章於時益冬戒辰輜軒飭駕儼法坐闕

端闈臨遣以示乎必躬信辭以申乎有恪公卿就列使介奉
塗擁翠蚪之車載溫珉之冊山龍盛服羽衛多儀備物孔昭
歸尊斯在戊申發軔於京闕辛酉致饗於廟庭四牡趨風六
樽登薦其始至也凝露布濩色晦平林其將升也霽景晏溫
光含邃宇嘉氣吐蜿蜒之狀霽雲呈綵綵之姿及清醮之肅
陳復素靈之紛灑煥珠禎於史牘浹餘潤於農疇昔者三境
登晨乃靈氛之協兆五車受職亦時雪之先期千古同符萬
邦攸仰矧復鋪皇睿訓細繹微言發於垂象之文顯述奉神
之旨頌於著位告厥多方同星日之耀芒冠典墳而擅美啟
矇昏之耳目示制作之楷模遂令率土承流盈庭獻議大刊

翠琰徧揭嚴祠衆欲上通俞音誕布珎侗山而列跼聽緝藻以相輝文籍以還莫斯爲盛而又壺闈之式像設攸存懿號未彰羣黎安仰思舉正名之典用昭作合之崇象服有加禱衣允穆卽以其年十二月遣使致告特尊爲貞明后莫不義敦咸秩曲盡於精虔慶洽惟新永光於儀矩且夫昊蒼有成命我實受之神祇有常奉我實主之禮文之廢墮惟聖人修之典冊之徽敷惟哲后行之然則出雲播氣福善庇民啟紛沓之殊徵保延洪之景祚鎮靜坤軸控壓都畿純佑之功斯爲至矣懷柔之道庸可闕乎得不罄昭事之儀懋寅畏之志翠旒玉藻飭如在之睟容駉憤明粲展惟馨之潔祭采物於焉而大備格思由是而可期赫偉觀於八紘奮景炎於億載事存因革禮浹幽明煌煌焉秩秩焉真竹素之英蕤而帝皇之盛則者矣是宜發揚懿鑠篆刻豐碑俾民聽之弗迷協山聲而共永允資麗藻煥彼殊庭而臣猥以瑣才濫膺明詔屬辭比事雖慕於陽秋相質披文懼遺於德美旁稽舊典以爲斯銘其辭曰沈潛定位坱圠殊形或融或結爲記爲經奠方作鎮含澤儲靈生物不匱得一以寧節彼崧高峙茲中土帝宅開疆仙臺胥宇霜露所均梯航攸聚四國是維千畿式序奚其主治邈矣清真宣功博載授職高旻財成庶類陰隲齊民列辟嚴奉牲牷有倫乃視公爵隆周集慶乃啟王封皇唐

累盛奉若貞期對揚景命將極推崇聿求元聖炎精撫運蒼
 震承基天臨赤縣風偃遐圻祀事肅增祠官允釐勤恁大寶
 交修上儀謁欵隆雕經塗太室期慕仙館襄回雲蹕何以致
 誠於焉望秩明詔誕敷微言有述温珉載刻羽衛斯皇登於
 帝籙飭以衰章信辭郁郁鸞車鏘鏘法坐臨遣緹禮具揚四
 牡于征殊庭戾止潔志旁達靈心適喜霰雪霏灑卿雲蔚起
 碩德歆馨發祥錫祉昔在治古祇惕明威道苟中否神亦靡
 依赫赫我后聿彰鴻徽祭則受福先而不違顯號克崇不猷
 允穆流詠琬珉飛英筴祝峻岳孟安高巖雲蠹鞏固瑤圖永
 綏坤軸石刻

重修西京白馬寺記

宋蘇易簡

東周舊壤西洛名都景氣澄清風物奇秀長源渺渺元龜負
 書之川平隰依依白馬馱經之地考其由為中國招提之始
 語其要居西一作京繁會之間歷累朝而久鬱禎符偶昌運
 而薦陳靈貺不有興葺寧紹德音法天崇道皇帝端拱北辰
 垂裳南面步攝提而重張歲紀挹鈎陳而再紐乾綱實異俗
 於藁街納生民於壽域尙或探元象外訪道環端恭已虛懷
 法滂泃無為之化凝神靜想憶靈山授記之言肖鴻名崇十
 號之空王卑皇居峻三休之妙觀坐致華胥之境平登安養
 之方慈雲遠覆於冰天法浪遐滋於桂水東踰漲海揚帆頌

貝葉之書西洎流沙刻石記金剛之座勤行之能事著矣陰
隲之元功大焉一日謂近臣曰朕嘗探蹟造化窮研載籍視
彼河海猶分其先後譬諸水木尚本其根源觀夫象教斯來
真乘下濟誠由彼摩騰竺法蘭者揚奈園之末緒越葱嶺之
修程百千億佛始演其性宗四十二章初宣其密義則何必
伯陽道德止留關令之家倚相典墳傳自伏生之口而已哉
瞻彼維洛靈蹤尚存未旌勝緣良爲闕典時屬單闕直歲句
芒馭辰龍星雖耀於雲壇兔魄罕離於畢宿詢于黔首未興
雲漢之譔軫彼皇情已甚桑林之禱命中使以馳驛謁仁祠
而致誠憂勤上通靈應如響豈獨商羊鼓舞但聞闕里之言
力士沾濡惟紀開元之代乃命開新偉構寅奉莊嚴採文石
於他山下瓌材於邃谷離婁騁督繩之妙馮夷掌置臬之司
闕蓮宮而洞開列紺殿而對峙圖八十種之尊相安二大師
之法筵靈骨宛如可驗來儀於竺國金姿穆若猶疑夢現於
漢廷天風高而寶鐸鏘洋晴霞散而雕栱輝赫周之以繚垣
浮柱飭之以法鼓勝幡遠含旬服之風光無殊日域旁映洛
陽之城闕更類天宮時則邾鄆遊客輾轅遺俗或黃髮鮐背
之老或元髻稚齒之童途謠巷歌而謂曰吾皇帝之稽古務
本也爲蒼生而祈福致金仙之降靈遂使權輿聖教之津將
壅而復決經始福田之所已廢而更興未覩時巡彌堅望幸

佇聽建圭立極踰姬公洛食之符檢玉升中越孝武山呼之
瑞以臣生逢堯禹職遜嚴徐自追閶苑之勝遊粗得楞伽之
真趣爰承詔旨命紀歲時雖罄沒荒蕪欲繼金聲而莫及然
勒于琬琰期將火德以彌新

宋文選

重修昇仙太子大殿記

宋謝絳

夫大道希微而不可詰者尸萬化之育而歸於自然上帝杳
冥而所以尊者宅太虛之奧而蘊於無迹有生御辨裁如委
蛻列真炳靈歟若脫屣是皆籍在仙品格於殊鄉茫乎邈焉
未易究極者矣昇仙太子參華帝胄遺榮少海注瑟對瞋臣
之問挹袂接浮邱之游去龍樓於震宮作鳳吹於洛曲三年

上賓於帝所七日舉手於雲阿陞右弼於玉晨職金庭於樹
柏丹符素券親受紫陽空洞靈音迭歌勾曲遺俗凝慕逃聞
吸日之謠故山橫絕綽有順風之拜因是標槩作為叢祠光
塵藹如區處增勝唐天后聖歷中親製紀勒石設置守衛厥
後靡易基兆再親觀宇年籥寢遠壤梁不支殿屋之餘鞠爲
宿莽初天聖四年今西都分憲趙公以祠部郎中治園邑也
會出境上卽欵廟庭念高構之衰乘民政之際謀作大壯以
舍真像公首捐資用及率顯里人呂仲簡等相與欣助聿來
營之粵自仵圖迄於役罷男無亟夫家不勞饋地爽缺雲蔚
爲福庭重階叢楹茲焉落成山月林風徘徊有待雲璈玉簫

盼蠻如接眸容淵穆而森嚴蛻狀琴麗而肅設控衆真之妙
 境奠景室之神隲徽音未泯軒臺西向而可畏岸谷相變靈
 光巍然而獨存可與夫姑射仙人能飲露建安舊壤州名
 墜馬者比美焉以余稔聞興茸悠逸歲月見咨謨述不獲讓
 焉明道二年六月日記石刻

河南府重修使院記

宋 歐陽修

郡府統理民務調發賦稅稽功會事事無不舉代君理物政
 教繫之漢承秦餘精意牧民之官置部刺史以督察出御史
 以監掌之太守二千石莫不盡誠率下奉上李唐酌用舊典
 使天下以大權小故有州有府刺史專守理所大鎮觀察旁

郡後增置胥吏史以總治諸州繩寬刺善理務詳焉府之有
 使院也厥惟尚矣皇朝政教清明制度適中雖鎮守自古總
 領委于均輸惟使幕置吏用而不草洛都天下之儀表提封
 萬井隸縣十九王事浩穰百倍他邑而典史之局甚陋不稱
 彭城相居守之明年若曰政教之廢興出于官吏之緩猛
 繫于是義不可忽始謀新之乃度地於府之西偏斥大其舊
 居列司存整按牒以圖經久之制夏某月工徒告成制作雖
 壯不踰矩官司雖冗執其方君子謂是舉也得為政之本焉
 烏有端其本而未不正者哉宜乎書厥旨以示方來且誌歲
 月也

文忠公集

非非堂記

宋 歐陽修

權衡之秤物動則不能察其於靜也錙銖不失水之鑿物動則不能睹其於靜也毫髮可辨在乎人耳司聽目司視動則亂於聰明其於靜也聞見必審處身者不為外物眩晃而動則其心靜心靜則智識明是是非非無所施而不中夫是近乎詖非近乎訕不幸而過寧訕無詖是者君子之常是之何加一以觀之未若非非之為止也予居洛之明年既新廳事有文紀于壁又營其西偏作堂戶北嚮植叢竹闔戶於其南納日月之光設一几一榻架書數百卷朝夕居其中以其靜也閉目澄心覽今照古思慮無所不至焉故其堂以非非為

名云

東齋記

宋 歐陽修

官署之東有閣以燕休或曰齋謂夫閒居平心以養思慮若於此而齋戒也故曰齋河南主簿張應之居縣署亦理小齋河南雖赤縣然征賦之民戶纔七八千田利之入率無一鍾之畝人稀土不膏腴則少爭訟幸而歲不大凶亦無逋租凡主簿之所職者甚簡少故未嘗憂吏責而得優游以嬉應之又素病羸宜其有以閒居而平心者也應之雖病然力自為學嘗曰我之疾氣留而不行血滯而流逆故其病咳血然每體之不安則或取六經百氏若古人述作之文章誦之愛其

深博閱達雄富偉麗之說則必茫乎以思暢乎以平釋然不
 知疾之在體因多取古書文字貯齋中少休則探以覽焉夫
 世之善醫者必多畜金石百草之物以毒其疾須其瞑眩而
 後瘳應之獨能安居是齋以養思慮又以聖人之道和平其
 心而忘厥疾真古之樂善者歟傍有小池竹樹環之應之時
 時引客坐其間飲酒言笑終日不倦而某嘗從應之於此因
 書於其壁同上

叢翠亭記

宋 歐陽修

九州皆有名山以為鎮而洛陽天下中周營漢都自古常以
 王者制度臨四方宜其山川之勢雄深偉麗以壯萬邦之所
 瞻內都城而南以東山之近者闕塞萬安轅轅縱氏以連嵩
 室首尾盤屈踰百里從城中因高以望之衆山靡迤或見或
 否惟嵩最遠最獨出其巔巖聳秀拔立諸峯上而不可掩蔽
 蓋其名在祀典與四嶽俱備天子巡狩望祭其秩甚尊則其
 高大殊傑當然城中可以望而見者若巡檢署之居洛北者
 為尤高巡檢使內殿崇班李君始入其署即相其西南隅而
 增築之治亭於上徹其南北嚮以望焉見山之連者峯者岫
 者絡繹聯亘卑相附高相摩亭然起萃然止來而向去而背
 頽崖恠壑若奔若蹲若鬪若倚似嵩陽三十六峯者皆可以
 坐而數之因取其蒼翠叢列之狀遂以叢翠名其亭亭成李

君與賓客以酒食登而落之其古所謂居高明而遠眺望者
歟既而欲紀其始造之歲月因求修辭而刻之云上同

洛陽牡丹記

宋歐陽修

花品序第一

牡丹出丹州延州東出青州南亦出越州而出洛陽者今為
天下第一洛陽所謂丹州花延州紅青州紅者皆彼土之尤
傑者然來洛陽纔得備衆花之一種列第不出三已下不能
獨立與洛花敵而越之花以遠罕識不見齒然雖越人亦不
敢自譽以與洛陽爭高下是洛陽者果天下之第一也洛陽
亦有黃芍藥緋桃一有碧桃二字瑞蓮千葉李紅郁李之類皆不減

他出者而洛陽人不甚惜謂之果子花曰某花某花至牡丹
則不名直曰花其意謂天下真花獨牡丹其名之著不假曰
牡丹而可知也其愛重之如此說者多言洛陽居三河間古
善地昔周公以尺寸考日出沒測知寒暑風雨乖與順於此
此蓋天地之中草木之華得中氣之和者多故獨與他方異
予甚以為不然夫洛陽於周所有之土四方入貢道里均乃
九州之中在天地崑崙旁薄之間未必中也又况天地之和
氣宜遍被四方上下不宜限其中以自私夫中與和者有常
之氣其推於物也亦宜為有常之形物之常者不甚美亦不
甚惡及元氣之病也美惡隔并而不相和入故物有極美與

極惡者皆得於氣之偏也花之鍾其美與夫癭木臃腫之鍾其惡醜好雖異而得分氣之偏病則均洛陽城圍數十里而諸縣之花莫及城中者出其境則不可植焉豈又偏氣之美者獨聚此數十里之地乎此又天地之大不可考也已凡物不常有而為害乎人者曰災不常有而徒可惟駭不為害者曰妖語曰天反時為災地反物為妖此亦草木之妖而萬物之一惟也然此夫癭木臃腫者竊獨鍾其美而見幸於人為余在洛陽四見春天聖九年三月始至洛其至也晚見其晚者明年會與友人梅聖俞游嵩山少室緱氏嶺石唐山紫雲洞既還不及見又明年有悼亡之戚不暇見又明年以留守

推官歲滿解去只見其蚤者是未嘗見其極盛時然目之所矚已不勝其麗焉余居府中時嘗謁錢思公於雙桂樓下見一小屏立坐後細書字滿其上思公指之曰欲作花品此是牡丹名凡九十餘種余時不暇讀之然余所經見而今人多稱者纔三十許種不知思公何從而得之多也計其餘雖有名而不著未必佳也故今所錄但取其特著者而次第之

姚黃

魏花

細葉壽安

鞞紅亦曰青州紅

牛家黃

潛溪緋

左花

獻來紅

葉底紫

鶴翎紅

添色紅

倒暈檀心

朱砂紅

九蕊真珠

延州紅

多葉紫

麤葉壽安 丹州紅 蓮花萼 一百五

鹿胎花 甘草黃 一撮紅 玉板白

花釋第二

牡丹之名或以氏或以州或以地或以色或旌其所異者而志之姚黃牛黃左花魏花以姓著青州丹州延州紅以州著細葉粗葉壽安潛溪緋以地著一撮紅鶴翎紅朱砂紅玉板白多葉紫甘草黃以色著獻來紅添色紅九藥真珠鹿胎花倒暈檀心蓮花萼一百五葉底紫皆志其異者姚黃者千葉黃花出於民姚氏家此花之出於今未十年姚氏居白司馬其地屬河陽然花不傳河陽傳洛陽洛陽亦不甚多一歲

不過數朶牛黃亦千葉出於民牛氏家比姚黃差小真宗祀汾陰還過洛陽留宴淑景亭牛氏獻此花名遂著甘草黃單葉色如甘草洛人善別花見其樹知為某花云獨姚黃易識其葉嚼之不腥魏家花者千葉肉紅花出於魏相仁溥家始樵者於壽安山中見之斲以賣魏氏魏氏池館甚大傳者云此花初出時人有欲閱者人稅十數錢乃得登舟渡池至花所魏氏日收十數緡其後破亡鬻其園今普明寺後林池乃其地寺僧耕之以植桑麥花傳民家甚多人有數其葉者至七百葉錢思公嘗曰人謂牡丹花王今姚黃真可為王而魏花乃后也韉紅者單葉深紅花出青州亦曰青州紅故張僕

射齊賢有第西京賢相坊自青州以駝駝其種遂傳洛中
其色類腰帶鞞故謂之鞞紅獻來紅者大多葉淺紅花張僕
射罷相居洛陽人有獻此花者因曰獻來紅添色紅者多葉
花始開而白經日漸紅至其落乃類深紅此造化之尤巧者
鶴翎紅者多葉花其末白而本肉紅如鴻鵠羽色細葉粗葉
壽安者皆千葉肉紅花出壽安縣錦屏山中細葉者尤佳側
量檀心者多葉紅花凡花近萼色深至其末漸淺此花自外
淺紅花葉杪深紅一點如人以手指擱之九藥真珠紅者千
葉紅花葉上有一白點如珠而葉密蹙其藥爲九叢一百五
者多葉白花洛花以穀雨爲開候而此花常至一百五日開
最先丹州延州花皆千葉紅花不知其至洛之因蓮花萼者
多葉紅花青趺三重如蓮花萼左花者千葉紫花葉密而齊
如截亦謂之平頭紫朱砂紅者多葉紅花不知其所出有民
門氏子者善接花以爲生買地於崇德寺前治花圃有此花
洛陽豪家尚未有故其名未甚著花葉甚鮮向日視之如猩
血葉底紫者千葉紫花其色如墨亦謂之墨紫花在叢中旁
必生一大枝引葉覆其上其開也比它花可延十日之久噫
造物者亦惜之耶此花之出比它花最遠傳云唐末有中官
爲觀軍容使者花出其家亦謂之軍容紫歲久失其姓氏矣

玉板白者單葉白花葉細長如拍板其色如玉而深檀心洛陽人家亦少有余嘗從思公至福嚴院見之問寺僧而得其名其後未嘗見也潛溪緋者千葉緋花出於潛溪寺寺在龍門山後本唐相李藩別墅今寺中已無此花而人家或有之本是紫花忽於叢中特出緋者不過一二朶明年移在他枝洛人謂之轉音篆枝花故其接頭尤難得鹿胎花者多葉紫花有白點如鹿胎之紋故蘇相禹珪宅今有之多葉紫不知其所出初姚黃未出時牛黃為第一牛黃未出時魏花為第一魏花未出時左花為第一左花之前唯有蘇家紅賀家紅林家紅之類皆單葉花當時為第一自多葉千葉花出後此花

黜矣今人不復種也牡丹初不載文字惟以藥載本草然於花中不為高第大抵丹延以西及褒斜道中尤多與荆棘無異土人皆取以為薪自唐則天已後洛陽牡丹始盛然未聞有以名著者如沈宋元白之流皆善詠花草計有若今之異者彼必形於篇詠而寂無傳焉惟劉夢得有詠魚朝恩宅牡丹詩但云一叢千萬朶而已亦不云其美且異也謝靈運言永嘉竹間水際多牡丹今越花不及洛陽甚遠是落花自古未有若今之盛也
同上

風俗記第三

宋 歐陽修

洛陽之俗大抵好花春時城中無貴賤皆插花雖負擔者亦

然花開時士庶競爲遨遊往往於古寺廢宅有池臺處爲市
井張幕鬻笙歌之聲相聞最盛於月坡隄張家園棠棣坊長
壽寺東街與郭令宅至花落乃罷洛陽至東京六驛舊不進
花自今徐州李相廸留守時始進御歲差衙校一員乘驛馬
一日一夕至京師所進不過姚黃魏紫三數朶以葉葉實竹
籠子藉覆之使馬上不動搖以蠟封花蒂乃數日不落大抵
洛人家家有花少大樹者蓋其不接則不佳春初時洛人於
壽安山中斲小栽子賣城中謂之山篋子人家治地爲畦塍
種之至秋乃接接花工尤著者謂之門園子蓋本姓東門氏
家無不邀之姚黃一接頭直五千秋時立契買之至春花
乃歸其直洛陽人甚惜此花不欲傳有權貴求其接頭者或
以湯中蘸殺與之魏花初出時接頭亦直錢五千今尚直一
千接時須用社後重陽前過此不佳也花之本去地五七寸
許截之乃接以泥封裹用軟土擁之以弱葉作菴子罩之不
令見風日惟南向留一小戶以達氣至春乃去其覆此接花
之法也用瓦亦可種花必擇善地去舊土以細土用白磁末
一斤和之蓋牡丹根甜多引蟲食白磁能殺蟲此種花之法
也澆花亦自有時或用日西或用日未出時九月旬日一澆
十月十一月三二日一澆正月隔日一澆二月一日一澆此
澆花之法也一本發數朶者擇其小者去之止留一二朶謂

之打剝懼分其脉也花纔落便剪其枝勿令結子懼其易老也春初既去蕩菴便以棘數枝置花叢上棘氣暖可以避霜不損花芽他大樹亦然此養花之法也花開漸小於舊者蓋有蟲蟲損之必尋其穴以硫黃簪之其傍又有小穴如針孔乃蟲所藏處花工謂之氣窻以大針點硫黃末針之蟲乃死花復盛此醫花之法也鳥賊魚骨以針花樹入其膚花輒死此花之忌也

牡丹記跋尾

宋 歐陽修

右蔡君謨之書八分散隸正楷行狎大小草衆體皆精其平生手書小簡殘篇斷稟時人得者甚多惟不肯與人書石而

獨喜書余文也若陳文惠公神道碑銘薛將軍碣真州東園記杭州有美堂記相州畫錦堂記余家集古錄目序皆公之所書最後又書此記刻而自藏于其家方走人於毫以模本遺余使者未復於閩而凶訃已至于毫矣蓋其絕筆於斯文也於戲君謨之筆既不可復得而予亦老病不能文者久矣於是可不惜哉故書以傳兩家子孫

同上

河南府重修淨垢院記

宋 歐陽修

河南自古天子之都王公戚里富商大姓處其地喜於事佛者往往割脂田沐邑貨布之贏奉祠宇為莊嚴故浮圖氏之居與侯家主第之樓臺屋瓦高下相望於洛水之南北若奕

棋然及汴建廟社稱京師河南空而不都貴人大賈廢散浮圖之奉養亦衰歲壞月隳其居多不克完與夫遊臺釣池垂為榛蕪者十有八九爭垢院在洛北廢最甚無刻識不知誰氏之為獨榜其梁曰長興四年建丞相彭城錢公弼鎮洛之明年禱雨九龍祠下過之嘆其空濶且呼主藏者給緡錢二十萬洛陽知縣李宋卿幹而輯焉於是規其廣而小之即其舊而新之即舊焉所以速於集工損小焉所以易於完修也壞補闕三十六間工既畢宋卿願刻於石以紀夫修舊起廢由彭城公賜也具誌其復興之歲月云從事歐陽修遂為記

燕堂記

宋富弼

佐著作樂君宰福昌築室樹下走使問名於余且揭地圖以來謁辭為志按圖福昌古宜陽地戰國韓所都西壓秦境二國爭勝相攻取此為兵衝西南有山極高似熊耳漢樊賊委軍齊之是則古鬪場也唐二京往來南路近出縣側人甚嚮空世以迥故徑取崤澗為東西道由是此路遂僻今人舉洛都寰內邑歷歷獨福昌居勝絕二山夾起迤邐西去嶮聳如峽河流在中鄉人濬其流以蒔稻橫斜瀦眈枝驚脉散為畦為隴為溝澮為堤塍方如碁者逾數萬計厥田墳沃多邱陵原岡厥植多竹多栭栢於近水多蒲蘆蕙芷厥獸多熊多麋

疊麋厥鳥多鷺鷥鷓鴣山水重疊氣色秀潤不假御桴舟馳
 驚瀾而坐見江界又風俗富腴人情舒閑耕者漁者或傍山
 址或臨水涘與野物雜居不識鬪爭樂君才於治劇至是法
 令罕任收志靜慮而已一日得廳背露地誅叢薄發石礫代
 以絜壤廼溝廼壑作為是室以納休燕林木透邃左右迴合
 前俯池縱廣裁百尺水色溶漾風去如鑑飛梁跨越渴虹下
 飲池有亭曰凝碧後倚山屈折而上凡數十步脇間有亭曰
 凌雲周旋寓視不見空末羣峰入天壁於無間噫不出戶庭
 而所得之景如遊萬里外思水則臨前池思山則登後亭登
 臨既怠于是止而憩偃而寐起而吟咏以笑圖書琴壺玩好
 古器物莫不在熙熙融融不知僻左之拂乎性也娛燕如此

予命名曰燕堂堂東西五楹南北五椽任材之質不以藻畫

自始興工至畢凡廿日明道二年冬日記刻

石

獨樂園記

宋 司馬光

孟子曰獨樂樂不如與人樂樂與少樂樂不若與衆樂樂此
 王公大人之樂非貧賤所及也孔子曰飯蔬食飲水曲肱而
 枕之樂亦在其中矣顏子一簞食一瓢飲不改其樂此聖賢
 之樂非愚者所及也若夫鷓鴣巢林不過一枝鼯鼠飲河不
 過滿腹各盡其分而安之此乃迂叟之所樂也熙宗四年迂
 叟始家洛六年買田二十畝於尊賢坊北闢以為園其中為

堂聚書五千卷命之曰讀書堂堂南有屋一區引水北流貫于宇下中央爲沼方深各三尺疏水爲五派注沼中狀若虎爪自沼北伏流出北階懸注庭下狀若象鼻自是分爲二渠繞庭四隅會于西北而出命之曰弄水軒堂北爲沼中央有島島上植竹圓周三丈狀若玉玦纜結其杪如漁人之廬命之曰釣魚菴沼北橫屋六楹厚其墉茨以禦烈日開戶東出南北置軒牖以延涼颺前後多植美竹爲清暑之所命之曰種竹齋沼東治地爲百有二十畦雜蒔竹藥辨其名物而揭之畦北植竹方徑丈狀若棋局屈其杪交相掩以爲屋植竹於其前夾道如步廊皆以蔓藥覆之四周植木藥爲藩爰命之曰采藥圃圃南爲六闌芍藥牡丹雜花各居其二每種止植兩本識其名狀而已不求多也闌北爲亭命之曰澆花亭洛城距山不遠而林薄茂密常若不得見乃於園中築臺構屋其上以望萬安轘轅至于太室命之曰見山臺迂叟平日多處堂中讀書上師聖人下友羣賢窺仁義之原探禮樂之贖自未始有形之前暨四達無窮之外事物之理舉集目前所病者學之未至夫何求于人何待於外哉志倦體疲則投竿取魚執衽采藥決渠灌花操斧剖竹濯熱盥手臨高縱目逍遙徜徉唯意所適明月時至清風自來行無所牽止無所泥耳目肺腸悉爲已有踽踽焉洋洋焉不知天壤之間復有

何樂可以代此也因合而命之曰獨樂園或咎迂叟曰吾聞君子所樂必與人共之今吾子獨取足於己不以及人其可乎迂叟謝曰叟迂何得比君子自樂恐不足安能及人况叟之所樂者薄陋鄙野皆世之所棄也雖推以與人且不敢豈得強之乎必也有人肯同此樂則再拜而獻之矣安敢專之哉

司馬溫公集

文潞公先廟記

宋司馬光

先王之制自天子至於官師皆有廟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為先居室為後及秦非笑聖人蕩滅典禮務尊君卑臣於是天子之外無敢營宗廟者漢世公卿貴人多建堂於墓所在都邑則鮮焉魏晉以降漸復廟制其後遂著於令以官品為所祀世數之差唐王珪不立私廟為執法所糾太宗命有司為之營補以耻之是以唐世貴臣皆有廟及五代蕩析士民求生有所未遑禮頹教弛廟制遂絕宋興平亂蘇疲久而未講仁宗皇帝閔羣臣貴極公相而祖禰食於寢儕於庶人慶歷元年因郊祀赦聽文武官依舊式立家廟令雖下有司莫之舉士大夫以耳目久不經往往不知廟之可設於家也皇祐元年天子宗祀禮成平章事宋公奏請下禮官儒臣議定制度於是翰林承旨而下共奏請平章事以上立四廟東宮少保以上三廟其餘器服儀範俟更參酌以聞是歲十二月詔

如其請既而在職者違謾相仍迄今廟制卒不立公卿亦安
故習常得諉以爲辭無肯倡衆爲之者獨平章事文公首奏
立廟河南明年七月有詔可之然尚未知築構之式廡所循
依至和初西鎮長安訪唐廟舊制得杜岐公遺跡止餘一堂
四室及旁兩翼嘉祐元年始做而營之三年增置前兩廡及
門東廡以實祭器西廡蘇家譜齋坊在門之東庖厨在其東南
外門再重西折而南出四年秋廟成公入輔出藩未嘗踰時
安處於洛元豐三年秋爲留守始釁廟而祀焉公以廟制未
備不敢作主用晉荀安昌公祠制作神板采唐周元陽議祀
不常其居乃酌古諸侯載木主之義作車奉神板以行此皆
禮之攸宜者也

司馬溫公集

禮之攸宜者也

竚瞻堂記

宋司馬光

元豐三年天子大饗明堂召河東節度使守司徒兼侍中潞
國文公自北都入覲于京師以相祀事禮成天子以公勤相
三后克底隆休澤敷乎烝民功安乎廟祧復命公以太尉留
守西都於是公尹洛者三矣將行天子仍賜之詩云西都舊
士女白首竚瞻公洛人喜公之來榮天子之言明年相與構
堂于資聖佛祠肖公之像於其中名之曰竚瞻又二年河南
進士宋師中李徹與其鄉里士民之衆以書抵光曰公再爲

宰相三守洛都雖惠化徧天下靡有不周而在洛爲多今吾人日灑掃茲堂而奉事之至于子孫固不忘矣異時遠方之人有過茲堂而不知其所以然者亦吾人之耻也子盍爲我書其事著於石以傳告無窮光旣不得辭乃曰光僑居於洛已十有三年日聞士民之譽公者如出一口敢問公之前後治洛其規爲施置如何而得民心若是願條以告我得藉之以書衆皆曰公之爲政其大者汪洋溥暢若化工之神膏雨之仁非吾人之所測也其細者樵夫牧兒皆能道之又不足以盡公之美也姑以吾人之所及者言之其簡而有節安而不擾乎抑又聞之昔黃霸爲潁川太守治爲天下第一及作

相時人不謂之賢謝安爲吳太守在官無當時譽及作宰相名振異域彼皆才有所不瞻故體有所不備而用有所不周能兼之者其在公乎光曰諸君知其一未知其二光嘗學於史氏觀自古爲人臣者或得於君而失於民或得於民而失於君君非不悅也如民疾之何民非不愛也如君惡之何若是者殆不可勝算也至于事君以忠養民以仁惻然至誠積於胸中夙夜不倦悠久不渝晦之而益光隱之而益彰逃寵而寵不我捨避名而名常我隨若玉之在山珠之在淵擊鐘鼓於宮種草木於土達于上下而不可掩者彌百千年無幾人而已矣詩云樂只君子天子命之言得乎上也豈弟君子

民之父母言得乎下也書曰臣爲上爲德爲下爲民言其上
 下得也上下得者其惟禹稷與臯陶乎佐舜禹以阜民斯君
 賴之如股肱民依之如父母功盛乎一時名高乎百世公之
 德其近是乎不然何天子之寵光變蕃而不厭下民之悅服
 悠久而不忘若此其備乎衆皆曰然光曰然則請書此爲之

說司馬溫公集

養魚池記

時年二十一

宋程頤

書齋之前有石盆池家人買魚子食猫見其煎沫也不忍因
 擇可生者得百餘養其中大者如指細者如箸支頤而觀之
 有竟日始舍之洋洋然魚之得其所也終觀之戚戚焉吾之

感於中也吾讀古聖人書觀古聖人之政禁數罟不得入洿
 池魚尾不盈尺不中取市不得鬻人不得食聖人之仁養物
 而不傷也如是物獲如是則吾人之樂其生遂其性宜如何
 哉思是魚之於是時寧有是困耶推是魚孰不可見耶魚乎
 魚乎細鈎密網吾不得禁之於彼炮燔咀嚼吾得免爾於此
 吾知江海之大足使爾遂其性思置汝於彼而未得其路徒
 能以斗斛之水生汝之命生汝誠吾心汝得生已多萬類天
 地中吾心將奈何魚乎魚乎感吾心之戚戚者豈止魚而已
 乎因作養魚記至和甲午季夏記

吾昔作養魚記于茲幾三十年矣故藁中偶見之竊自嘆

其幼而有志不忍毀去觀昔日之所知循今日之所至愧
負初心不幾於自棄者乎示諸小子當以吾為戒元豐已

未正月戊戌西齋南窗下書

程子
遺書

洛陽李氏園池詩記

宋蘇轍

洛陽古帝都其人習於漢唐衣冠之遺俗居家治園池築臺
榭植草木以為歲時遊觀之好其山川風氣清明盛麗居之
可樂平川廣衍東西數百里高高少室天壇王屋岡巒靡迤
四顧可挹伊洛瀍澗流出平地故其山林之勝泉流之繁雖
其閭閻之人與公侯共之一畝之宮上囑青山下聽流水奇
花修竹布列左右而其貴家巨室園囿亭觀之盛實甲天下

若夫李侯之園洛陽之所以一二數者也李氏家世名將大
父濟州於太祖皇帝為布衣之舊方用兵河東百戰百勝烈
考寧州事章聖皇帝守雄州十有四年繕守備撫士卒精於
用間其功烈尤奇李侯以將家子結髮從仕歷踐祖父舊職
勤勞慎密老而不懈實能世其家既得謝居洛陽引水植竹
求山谷之樂士大夫之在洛陽者皆喜從之遊蓋非獨為其
園也凡將以講聞濟寧之餘烈而究觀祖宗用兵任將之遺
意其方畧遠矣故自朝之公卿皆因其園而贈之以詩凡若
千篇仰以嘉其先人而俯以善其子孫則雖洛陽之多大家
世族蓋未易以園囿相高也熙寧甲寅李侯之年既八十有

三矣而視聽不衰筋力益強日增治其園而往遊焉將刻詩於石其子遵度官於濟南實從予遊以侯命求文以記予不得辭遂為之書熙寧七年十一月十七日記

蘇轍城集

大雅堂石刻杜詩記

宋黃廷堅

余嘗欲盡書杜子美兩川夔峽諸詩刻石藏蜀中丹陽楊素翁英偉人也有俠氣好文喜事粲然向余請從事焉又欲作高屋廣楹庶此石因請名焉余名之曰大雅堂而告之曰由杜子美以來四百餘年斯文委地文章之士隨世所能傑出時輩未有升子美之堂者况室家之好即余嘗欲隨欣然會處箋以數語終日汨沒世俗初不暇給雖然子美詩妙處乃在無意於文夫無意而意已至非廣之以國風雅頌深之以離騷九歌安能咀嚼其意味闖然入其門耶故使後生輩自求之則得之深矣使後之登大雅堂者能以余說而求之則思過半矣彼喜穿鑿者棄其大旨取其發興於所遇林泉人物草木魚蟲以為物物皆有託如世間商度隱語者則子美之詩委地矣素翁可并刻此於大雅堂中後生可畏安知無渙然冰釋於斯文者乎元符三年九月涪翁書

黃山谷集

王氏雙松堂記

宋晁說之

昔夏后初都陽城洛陽百里而遠成湯遷亳東踰洛陽五十里而近皆舍洛陽而不都周興武王定鼎郊廓厥後

召公宅洛邑周公營成周其意盛矣而成王卒不果遷逮夫
宣王中興自鎬之洛朝諸侯車攻之詩作焉宣王卒亦不果
遷也至平王是遷而周衰矣是三代之盛所遺者氣象轆轤
輪囷鬱然發而不施山含輝而餘秀川澄淵而軌潤草木得
之異態日新其在風俗逸豫安舒夫縉紳先生潛養之
適也遠不勝道以近世三人者識之唐盧仝之隱不資嵩高
少室之雄而近在城闕之中草屋數間閉門絕軌者以歲紀
論微韓愈殆莫知其賢哀帝時宰相楊之子凝式於學無
不通嘗其父復以相梁不得志因陽狂一時終五
代之賢者誅戮不保之際逸樂白首其中蓋有大過人者自
慶歷來康節先生邵堯夫居天津之南獨明先聖之道卓然
振千古之絕學天子嘗命之官不得辭而身不出公卿大夫
樂從之遊而莫能名其器既死而名益高夫此三人者唯洛
陽之宜也所謂逸豫安舒之風蓋可觀已嗚呼各有帝王山
川之勝而實宜高人處士之奉通四海九州之奏何其盛
哉以故公卿大夫功成得謝危樓傑閣水竹花卉之麗甲天
下而不以為侈繩樞甕牖之生終日欣然亦自以為得孰非
所宜者王君聖徒庭鯉世為洛人躬築別墅建春門裏植雙
松以見志因以雙松名其堂日與平生故人徜徉圖書壺觴
之樂四方之賓客如歸焉靡不適可且自嘆曰吾老矣恐不

得如吾松之壽也而吾之志則不可不著之異日於是懇予文以記于石予因道古今之所以然者書之使後之遊者得以賞焉崇寧四年四月十七日嵩高晁說之記

景迂集

洛陽名園記

宋 李格非

洛陽園池多因隋唐之舊獨富鄭公園最為近闢而景物最勝遊者自其第東出探春亭登四景堂則一園之景勝可顧覽而得南渡通津橋上方流亭望紫筠堂而還右旋花木中有百餘步走蔭榭亭賞幽臺抵重波軒而止直北走上筠洞自此入大竹中凡謂之洞者皆斬竹丈許引流穿之而徑其上橫為洞一曰土筠縱為洞三曰水筠曰石筠曰榭筠歷四

洞之北有亭五錯列竹中曰叢玉曰披風曰漪嵐曰夾竹曰兼山稍南有梅臺又南有天光臺臺出竹木之杪遵洞之南而東還有卧雲堂堂與四景堂並南北左右二山背壓通流凡坐此則一園之勝可擁而有也鄭公自還政事歸第一切謝賓客燕息此園幾二十年亭臺花木皆出其目營心匠故

透迤衡直闔爽深密皆曲有奧思

富鄭公園

董氏西園亭臺花木不為行列區處周旋景物歲增月葺所成自南門入有堂相望者三稍西一堂在大池間逾小橋有高臺一又西一堂竹環之中有石芙蓉水自其花間湧出開軒窻四面甚敞盛夏煥暑不見畏日清風忽來流而不去幽

禽靜鳴各誇得意此山林之景而洛陽城中遂得之於此小路抵池池南有堂面高亭堂雖不宏大而屈曲甚邃遊者至此往往相失豈前世所謂迷樓者類耶元祐中有留守喜宴

集於此

董氏西園

董氏以財雄洛陽元豐中少縣官錢糧盡籍入田宅城中二園因蕪壞不治然其規模尚足稱賞東園北鄉入門有栝可十圍實小如松實而甘香過之有堂可居董氏盛時載歌載游之醉不可歸則宿此數十日南有敗屋遺址獨流盃寸碧二亭尚完西有大池出爲堂榜之曰含碧水四面噴瀉池中而陰出之故朝夕如飛瀑而池不溢洛人盛醉者走登其堂

輒醒

名目曰醒酒池

董氏東園

環溪王開府宅園甚潔華亭者南臨池池左右翼而北過涼榭復匯爲大池周圍如環故云然也榭南有多景樓以南望則嵩高少室龍門大谷層峰翠巘畢効奇于前榭北有風月臺以北望則隋唐宮闕樓殿千門萬戶岩堯璀璨延亘十餘里凡左太冲十餘年極力而賦者可瞥目而盡也又西有錦廳繡野臺園中樹松檜花木千株皆品別種列除其中爲島塢便可張幄次各待其盛而賞之涼榭錦廳其下可坐數百人宏大壯麗洛中無逾者

環溪

劉給事園涼堂高卑制度適愜可人意有知木經者見之云

近世建造率務峻立故居者不俱而易壞唯此堂正與法合
西南有臺一區尤工緻方十許丈地而樓橫堂列廊廡回繚
闌楯周接木映花承無不妍穩洛人目爲劉氏小景今析爲
二不能與他園爭矣劉氏園

今門下侍郎安公買於尹氏岑寂而喬木森然桐梓檜栢皆
就行列其大亭有叢春亭高亭有先春亭叢春亭出茶蘼架
上北可望洛水蓋洛水自西泐湧奔激而東天津橋者叠石
爲之直力滴其怒而納之于洪下洪下皆大石底與水爭噴
薄成霜雪聲聞數十里予嘗窮冬月夜登是亭聽洛水聲久
之覺清冽侵人肌骨不可留迺去叢春園

洛陽花甚多種而獨名牡丹曰花王凡園皆植牡丹而獨名
此曰花園子蓋無他池亭獨有牡丹數十萬本凡城中賴花
以生者畢家于此至花時張幙幄列市肆管絃其中城中士
女絕烟火遊之過花時則復爲邱墟破垣遺竈相望矣今牡
丹歲益滋而姚黃魏紫一枝千錢姚黃無賣者天玉院花園子

歸仁其坊名也園盡此一坊廣輪皆里餘北有牡丹芍藥千
株中有竹百畝南有桃李彌望廕丞相牛僧孺園七里檜其
故木也今屬中書李侍郎方朔亭其中河南城方五十餘里
中多大園池而此爲冠歸仁園

節度使苗侯旣貴欲極天下佳處卜居得河南河南園宅又

號最佳處得開寶宰相王溥園遂構之園既古景物皆蒼老
復得完力藻飾出之於是有欲憑陵諸園之意矣園故有七
葉二樹對峙高百尺春夏望之如山然今勑堂其北竹萬餘
竿皆大滿二三圍疎筠琅玕如碧玉椽今勑亭其南東有水
自伊水派來可浮十石舟今勑亭歷其溪有大松七今引水
繞之有池宜蓮荷今勑水軒板出水上對軒有橋亭制度甚
雄俊然此猶未盡得王丞相故園水東爲直龍圖閣趙氏所
得亦大勑第宅園池其間稍北曰郊郭陌陌列七丞相之第
文潞公程丞相宅旁皆有池亭而趙韓王園獨可與諸園列

帥

趙韓王宅園國初詔將作營治故其經畫制作始侔禁省韓
王以太師歸是第百日而薨子孫皆家京師罕居之故園池
亦以扇鑰爲常高亭大榭花木之淵藪歲時獨廝養擁篲負
畚鍤者於其間而已蓋天之於冥間每自吝惜宜甚於聲名

爵位

趙韓王園

李衛公有平泉花木記百餘種耳今洛陽良工巧匠批紅判
白接以他木與造化爭妙故歲歲益奇且廣桃李梅杏蓮菊
各數十種牡丹芍藥至百餘種而又遠方奇卉如紫蘭茉莉
瓊花山茶之儔號爲難植獨植之洛陽輒與其土產無異故
洛中園圃花木有至千種者甘露院東李氏園人力堪治而

洛中花木無不有中有四并迎翠濯纓觀德超然五亭

李氏

松柏樅杉檜栝皆美木洛陽獨愛栝而敬松松島數百年松

也其東南隅雙松尤奇在唐為袁象先園本朝屬李文定公

丞札今為吳氏園傳三世矣頗葺亭榭池沼植竹木其旁南

築臺北樓堂東北曰道院又東有池池前後為亭臨之自東

大渠引水注園中清泉細流涓涓無不通處在他郡尚無有

而洛陽獨以其松名松島

文潞公東園本藥圃地薄東城水渺瀾甚廣泛舟游者如在

江湖間也淵映瀝水二堂宛宛在水中湘膚藥圃二堂間列

水石西去其地里餘今潞公官太師年九十尚時杖履游之

東園

自東園並城而北張氏園亦繞水而富竹木有亭四河圖志

云黃帝坐元滄臺郭璞云在洛汭或曰此其處也紫金臺張氏園

水北胡氏二園相距十許步在仰山之麓瀝水經其旁因岸

穿二土室深百餘尺堅完如埏埴開軒窗其前以臨水上水

清淺則鳴漱湍瀑則奔駛皆可喜也有臺榭花木率在二室

之東凡登覽徜徉俯瞰而峭絕天授地設不待人力而巧者

洛陽獨有此園耳但其亭臺之名皆不足載載之且亂實如

其臺四望盡百餘里而縈伊繚洛乎其間林木蒼蔚烟雲掩

映高樓曲榭時隱時見使畫工極思不可圖而名之曰玩月
 臺有菴在松檜藤葛之中闢旁牖則臺之所見亦畢陳于前
 遊松檜寒藤葛的然與人目相會而名之曰學古菴其實皆
 此類水北胡氏園

大字寺圍唐白樂天園也樂天云吾有第在履道坊五畝之
 宅十畝之園有水一池有竹千竿是也今張氏得其半為會
 隱園水竹尚甲洛陽但以其圖攷之則某堂有某水某亭有
 某木其水其木至今猶存而曰堂曰亭者無復彷彿矣豈因
 於天理者可久而成於人力者不可恃耶寺中樂天石刻存

尚多大字寺園

河馬溫公在洛陽自號迂叟謂其園曰獨樂園園卑小不可
 與他園班其曰讀書堂者數十椽屋澆花亭者益小弄水種
 竹軒者尤小曰見山臺者高不過尋丈曰釣魚菴曰採藥圃
 者又特結竹杪落藩蔓草為之爾溫公自為之序諸亭臺詩
 頗行于世所以為人欣慕者不在於園耳獨樂園
 洛人云園圃之勝不能相兼者六務宏大者少幽邃人力勝
 者少蒼古多水泉者艱眺望兼此六者惟湖園而已予嘗游
 之信然在唐為裴晉公宅園園中有湖湖中有堂曰百花洲
 名蓋舊堂蓋新也湖北之大堂曰四并堂名蓋不足勝蓋有
 餘也其四達而當東西之蹊者桂堂也截然出於湖之右者

迎暉亭也過橫池披林莽循曲徑而後得者梅臺知止菴也
 自竹逕望之超然登之修然者環翠亭也眇眇重邃後壇花
 艸之盛而前據池亭之勝者翠樾軒也其大畧如此若夫百
 花酣而白晝眩青蘋動而林陰合水靜而跳魚鳴木落而羣
 峰出雖四時不同而景物皆好則又其不可殫記者也

湖

伊洛二水自東南分注河南城中而伊水尤清澈園亭臺得
 之若又當其上流則春夏無枯涸之病呂文穆園在伊水上
 流木茂而竹盛有亭三一在池中二在池外橋跨池上相屬
 也洛陽又有園池中有一物特可稱者如大隱莊梅楊侍郎
 流杯獅子園獅子是也梅蓋早梅香甚烈而大說者云自

大廩嶺移其本至此流杯水雖急不旁觸為異獅子非石也
 入地數十尺或以地攷之蓋武后天樞銷鑠不盡者也舍此
 又有嘉猷會節恭安溪園等皆隋唐官園雖已犁為良田樹
 為桑麻矣然宮殿池沼與夫一時會集之盛今遺俗故老猶
 有識其所在而道其廢興之端者游之亦可以觀萬物之無
 常覽時之倏來而忽逝也夫

呂文穆園

論曰洛陽處天下之中挾穀澗之阻當秦隴之襟喉而趙魏
 之走集蓋四方必爭之地也天下常無事則已有事則洛陽
 先受兵予故嘗曰洛陽之盛衰者天下治亂之候也方唐貞
 觀開元之間公卿貴戚開館列第於東都者號千有餘邸及

其亂離繼以五季之酷其池塘竹樹兵車蹂踐廢而為邱墟
高亭大榭烟火焚燎化而為灰燼與唐共滅而俱亡者無餘
處矣予故嘗曰園圃之廢興洛陽盛衰之候也且天下之治
亂候於洛陽之盛衰而知洛陽之盛衰候於園圃之廢興而
得然則名園記之作予豈徒然哉嗚呼公卿大夫方進於朝
放乎以一己之私自為而忘天下之治忽欲退享此樂得乎
唐之末路是矣

宋文選

洛陽花木記

花譜載物產
茲不重錄

宋周師厚

予少時聞洛陽花卉之盛甲于天下嘗恨皆未能盡觀其繁
盛妍麗竊有憾焉熙寧中長兄倅絳因至東都謁告在省親

三月過洛始得遊精藍名圃賞及牡丹然後信謂向之所聞
為不虛矣會迫于官期不得從容遊覽元豐四年予漉官于
洛吏事之暇因得博求譜錄得唐李衛公平泉花木記苑尚
書歐陽叅政二譜按名尋討十始見其七八焉然范公所述
五十二品可攷者纔二十八歐之所錄者二篇而已其叙錢
忠公雙桂樓下小屏中所錄九十餘種但槩言其畧耳至于
花之名品則莫得而見焉因以余耳目之所聞見及近世所
出新花叅校三賢所錄者凡百餘品其亦殫于此乎然前賢
之所記與天下之所知洛之所植牡丹而已至于芍藥天下
以維揚為稱首然而如洛之所植其名品不減維揚而開頭

之種殆不如也又若天下四方所產珍藂佳卉得一於園館
足以爲美景異致者洛中靡不兼有之然天下之人徒知洛
土之宜花而未知洛陽衣冠之淵藪王公將相之圃第鱗次
而櫛比其宦于四方者舟運車輦取之于窮山遠徼而又得
沃美之士與洛人之好事者又善植此所以天下莫能擬其
美且盛也今撫舊譜之所未載得芍藥四十餘品雜花二百
六十餘品敘于後非敢貽諸好事者將以待退居灌園按譜
而求其可致者以備亭館之植云爾元豐五年二月日

宋文選

重修中嶽廟記

宋駱文蔚

聞聰明正直者神于是乎封五嶽命四瀆以主天地之柄
溫良恭儉者人於是乎位三公侯萬戶以序君臣之政神之
靈雪霜風雨應其候人之正士農工商樂其生是知神正則
福善人貴則通神旣感應以相符在影響而斯契嵩嶽廟者
名高祀典位冠中央南汝川而北洛川地封靈鎮左太室而
右少室天設神宮國家祭享之外留守祈禱之暇每至清明
屆候媚景方濃千里非遙萬人斯集歌樂震野幣帛盈庭陸
海之珍咸聚於此或曰非禮然事涉餘論且理亦存焉使人
畏其神則暗室之中有所思也使人畏其法則康莊之內有
所懼也若畏其神懼其法成政之道亦在茲乎其如所獻不
可勝紀雖云妙用未曰精專歷政以來罕草厥事不有明略

無由立功留守侍中稟嶽之英得河之靈許國忠貞施政肅
 清於是奉君之餘愛民之暇乃偵斯邑備聆厥由一日命寮
 佐曰食君之祿豈徒然哉今欲務本成政如斯可乎四座咸
 曰善於是選彼公人監之于廟未逾期月所獻寶貨幣帛克
 溢廊廡仍令掌管貯俟修崇乃差軍將孫禧相度又差登封
 鎮將郭武等曰以爾早親左右聽吾指縱擇彼籽人臻其必
 葺雜用二十三處行廊一百餘間莫不飾以丹青繪之器從
 栽松植木去故就新不可一一盡紀俄而吏不敢欺告厥成
 功仍聽民歌靡敢弗錄歌曰時之泰兮聖人功政之清兮君
 風觀廟宇兮嚴潔賴明師兮修崇足使謁者生肅然之禮

祭者敦如在之恭則明神貴人感應之兆信不虛耳文蔚奪
 簞無能編若自許徒寄化風之內幸窺修飾之功是罄蕪詞
 直書盛事慮年代以杳邈勒貞珉而斯在時乾德二年八月
 十五日記嵩書

萬歲蟾蜍記

宋

政和改元歲次辛卯道裕清寧化被動植仁天德日兼覆並
 照天地之產交通咸和薄海內外恬愉鼓舞山川草木裕如
 鳥獸魚鱉咸若薰為太平罄圖郊社創見之瑞日貢於有司
 非曠古之寶史不書也十一月令朝請大夫集賢堂修撰東
 西路計度轉運使甘棠張公權判河南知府以經畧之才振

宣化之任靡窳弗雪靡墮弗修優游暇豫吏循民安是時屬
 邑新安有萬歲蟾蜍背生芝草農夫謝彥得而獻之嘗凌晨
 汲水於龍澗之津觀此一蟾望日而拱已而立化翌日視之
 背生芝草長三寸許凡十五葉葉間復有異草蒙茸蒼翠歲
 寒不凋謹按抱朴子萬歲蟾蜍肉芝佩之可以避兵又按孝
 經援神契王者德至草木則芝草生今則木肉兩芝合而為
 瑞古所未有依類推之蟾目望日昭久視也翠草不凋示
 生也葉有十五數同蓂莢載之於背事等圖書兩芝相重重
 熙累洽之祥也蟾乃望舒之精芝固若木之秀日月合璧之
 也此固非分歧合穎連理共葉所能擬也張公以其瑞獻

何公率百官朝賀不其盛歟政和二年四月晦日書庶來者

有考焉

新安志

小龍門記

宋 徐無黨

予嘗登香山寺以望龍門伊川之處而愛其奇秀以為洛陽
 雖山川可佳而無如此也有澗池小吏自其旁為予言邑中
 亦有此曰小龍門也以人蹟之不可到故無聞焉予後因吏
 事至洪河濬初緣崖下閒躡棧閣得小徑下入凌澗中行而
 兩岸皆石壁峭立行約五十里望見兩山裂開可百餘步勢
 皆嶽崮而水聲激激流其中有怪石甚醜墮在澗中其一自
 上而下瞰若將急垂手援之然而狀皆可駭予曰此豈非所

謂小龍門和因憩息於其下而旁有石室可容百數十人而
 其他洞穴處處亦有之若所謂佛龕者皆可愛其土沃壤宜
 桑棗有野人十餘家悉引渠激流水為磴問其人之姓氏與
 其年幾許皆不能道也又問今何時云亦不能知也然予嘗
 聞昔之有獨行君子其為人疾世汚俗多好扶携其妻子與
 俱入山林長謝而不顧者惟恐人蹟之可及故雖遠而不憚
 雖深而不厭也今凌澗之道皆束在兩山間其崖下處非棧
 閣不能通行百餘里凡驀澗東西者涉七十有二云則是人
 之蹟已邈而不可及也已然小龍門之處獨可居而有民家
 長子孫不知其歲之多少與世之誰何豈非昔之疾世汚俗

長謝而不顧者之徒乎予入石室中上絕頂欲深求古碑文
 而可攷者不可得也因自書其所為文而命僧惠僊者鐫於
 石而藏於西巖之洞穴間且以記予之偶來尋得其處而又
 以備後之隱君子欲訪求於此地而居者之人也

浮邱公廟靈泉記

政和四年五月

宋張挺

崧高之下曰緱氏山昔周靈王太子子晉吹笙之地也子晉
 受道於浮邱公公接仙去距山不遠遺塚具存民俗呼為浮
 邱藏劍之所其巔構祠以祀焉俯瞰道周更為立廟里民歲
 時以昭祈報逮政和三年夏六月有泉出庭下澄澈如鑑醴
 甘過飴映帶清流人初易之俄鷗鳥泳者輒死衆乃驚悟始

識為功德福水病者請禱飲之即愈於是相與謀甃以文甄
 疏為方沼藻飾丹雘祈嚮雲來洪惟永安授邑肇自大宋聖
 祖弓劍所闕而松高之嶽作鎮中土介邑之間真仙所宅靈
 顯輩出宜有福澤惠施於民稽攷傳紀實表國之祥比年而
 來朝廷清明百度修舉綜名覈實禮制樂成海晏河清芝禾
 並秀木石薦祉元善奇功珍符嘉瑞史不絕書蓋由皇天眷
 祐上德昭明格致休美以懋大業顧不偉與而儒學之士競
 為詞章揄揚盛事備諸聲詩以薦清廟實惟時也今靈泉出
 於福地神異焯然莫之殫載挺雖不才承乏州縣睹茲嘉會
 歌詠聖德矧臣子之職敢以菲陋而辭謹著大畧以告來者

其辭曰崧山之陽複岫重岡山維緱氏作鎮其旁蒸為卿雲
 舒成景光仙聖之宅其神無方在昔帝子系自周王浮邱挹
 袖絳闕扶將夜月吹笙乘雲帝鄉鶴馭莫返風唵松篁遺宮
 廟食寶劍珍藏後千餘年醴泉其堂蠲疴療疾起痼愈疴惟
 神之惠表國之祥帝德廣運修明馨香地不愛寶天錫會昌
 年穀順成降福穰穰本支百世萬壽無疆如山之崇如泉之
 長小臣作用黜暗不忘石刻

重修傳奉邑人

金李子樗

名山之在天下為不少矣其間巍然為國之巨鎮者靈嶽有
 五嵩其一也然恒衡岱華皆據其區域之偏孰與夫宅四方

之正中得土行之正位峻極於天若是之大者乎此聖王所
以載在祀典享以帝號尊而廟之古今所同也如漢之元封
增祠太室創爲奉邑名曰嵩高亦示其尊崇之意禮至隆也
唐之登封用標神嶽因以屬縣改曰登封亦取其封祀之義
儀至縟也考厥由來蓋有是祠然後有是縣縣非徒置也爲
祠而置之也則爲縣宰者豈不敬而奉之哉聖朝有天下以
來歲時之祭特命有司行之祠宇之廢亦命有司修之著爲
常令其爲人臣者固當尊奉其令也然歲時之祭已聞有司
行之矣祠宇之廢未見有司復修而崇起之也越正大之五
載蒲察公以廉能辟來宰是邑下車未幾已有能聲一日謁
祠下觀其棟桴摧折丹青漫滅慨然有完葺之志以爲國之
事莫大於祀禮之經莫大於祭今神宇如是上無以妥聖帝
之尊嚴下無以副邦人之瞻仰始不稱明天子所以重祀之
意豈君令臣行之道歟乃具狀以聞旣而公檄委公以本職
監董其事公以得遂所請卽舍於廟側朝夕從事籌計募度
以官給所貯白金悉就工役於是居民子來荷鍤輦土運斤
制木陶甃甃施繪藻扶傾而正易故而新皆忘其役使之勞
蓋公能說以先之也公又喜割已俸以佐其用胥吏亦樂出
已財以爲之助故斂不及民而用度足所費省而其功大經
始於正大己丑之五月落成於是歲之九月觀其殿宇復完

廊廡載敞儀像之采服增飾樓觀之碧瓦更新門闥階陛悉
加整肅華不侈質不陋一遵曩日制度而潤色之至於三浚
寒泉益祠室之清六植什碑增祠室之觀公之用心可謂盡
矣所爲經之營之不日成之也宜乎廟祠烜赫炳耀衆目駭
視恍如復幻出一新盛景於斯也然公猶以爲未盡輪奐之
美恐有負朝廷之委任也非不矜其能不伐其功者能與於
此哉縣人張師魯等樂觀其事來請於僕以記之僕喜公政
迹之多善此又善政中之一端耳姑以經始落成之歲月而
識之敢爲之銘銘曰惟天之清有柳其星精氣下降孕爲靈
靈惟嶽之位宅中央地其勢巍高其德剛粹漢唐之隆禮具

升中仍置奉邑崇高登封國朝累聖山靈告慶歲時之祭有
司是命公來下車敬謁之初載瞻棟宇歲久摧如乃撫祠令
具以申請旣而公府委公完整公意欣然度官府錢悉就工
役說以爲先仍割已俸以佐其用胥吏聞之亦爲風動及臻
厥成炳耀丹青儼若儀像崢然棟楹縣人好事請僕以記惟
公之功暨公之治已播民歌功成治異更待僕言是爲言贊

重修中嶽廟碑記

金黃久約

大定二十二年十月庚申以重修嵩山中嶽廟成未有紀述
制詔臣久約書其事於石臣學術荒蕪實懼不克奉詔然忝
屬禁林以文字爲職雖甚愚陋其何敢辭於是承命戰兢退

而書之臣聞五嶽在宇宙間絲胚胎剖判之初鍾造化神秀之氣鎮壓厚地奠安一方噴薄風雷蒸騰雲雨材用繇是乎出寶藏繇是乎殖形勢巍然非它名山鉅鎮所可方擬若夫挺峻極之狀著高大之稱據天地之中央得五行之正位嵯峩岌業俯瞰河洛號衆山之英者惟嵩高爲然爰自書契以來事跡靈異非一祝融降而啓夏申甫生而興周浮邱公混俗以僑居王子晉得道而仙去自餘高真游覽元聖棲遲圖牒所傳不可殫舉惟神尸之聰明正直克相上帝保佑生民是宜歷代帝王靡不崇奉凡巡狩四方往往欵謁其下而封爵之隆所以褒大之每有加而無替者也舊有廟在東南嶺上年祀綿邈莫知其經始之由魏大安中嘗徙於神蓋山唐開元間始改卜於此遭宋靖康兵革之難海內倣擾饑饉薦臻郡邑凋殘寇盜充斥齊國建立創痍未瘳用兵不休賦役煩重故伊維淮甸之間戶口蕭條爲甚廟之基構僅存而繕修不時上漏旁穿風雨驚剝玩歲愒日殆不能支歲時祭奠牲酒寂寥鼓鐘不設神弗顧享可勝歎哉皇朝混一區夏方隅底寧解燒除苛政教清肅涵養休息復見太平自爾公私獻功稍就完葺然積久敝陋未足以稱神之居且當國家開拓之初地大物衆經營締構不失先後緩急之宜顧興仆起獎之功力或未暇如有待者洪惟主上纂明昌之緒題熙洽

之期蒐獵遺文禮樂備舉嚴奉宗廟肇禮郊丘懷柔百神無文咸秩至於崇飾海內前代祠廟恒敬不忘况嶽瀆之在祀典有功烈於斯民者宜如何哉先是十四年秋九月敕遣中八諭旨宰相諸嶽廟久闕修治宜加增飾其選使馳傳遍諭檢視以聞明年使者復命卽以諸應費材用工徒興夫百物之數具圖上之粵十月壬午乃有重修之命且詔有祠凡一夫之役一物之用悉從官給無得煩民仍寬與之期戒勿倉卒涉於不敬以稱所以事神爲民祈福之意維中嶽在河南府登封縣之境內尚書省廼以其事下於府府以是下之縣地官則以其費用屬本道轉運司出公帑之錢合廟中前後供施餘利驗其數以時給之冬官則以其夫匠均賦河南及旁近諸郡發其騶馭役夫之羨卒闕或不足則募諸遊手之民隨時之高下而優予其直以付本縣令臣張子夏監護役事文命同知河南尹事臣宋嗣明總治之諏日鳩工衆作畢舉廟制規模小大廣狹位置像設悉仍其舊無事改作視其棟檻榱桷之撓折朽敗者則徹易之垣墉階砌之缺罅摧圮者則更築之髹彤黜堊藻繪之漫滅不鮮者則加飭之煥然一新窮壯極麗吏無遺力人不告勞總爲屋二百三十八間其西齋廳以待每歲季夏遣使祭祀之次舍不與焉始事於十六年四月丁未絕手於十八年六月戊子費錢以貫記之

爲一萬四千九百六十有四用力以工記之爲萬八千三百六十有二落成之日丁壯垂白執持香華遠近畢奏皆大和會不謀同辭咸謂物之廢興成敗自有數存乎其間殆有非人力所能致而致者夫以五十年因循委靡之弊一旦變爲殊絕偉麗之觀匪乎遭時隆平聖天子在位文明勤儉無爲不成何以臻此嗚呼休哉昔漢武帝元封間嘗登茲山從官吏卒咸聞呼萬歲者三流傳後世至今稱美矧主上崇敬之心出於誠如此古不云乎禮罔不答異時修貢効珍發祥隕祉復生賢人爲國藩翰輔成萬世無疆之休俾吾君壽考與山齊等永永無極其陰相之功又豈特區區徒見於祝願之間而已耶臣旣序其本末以展歸美之報敢拜首稽首作爲頌詩繫之於後頌曰瞻彼崧高惟嶽之雄穹窿隱嶙屹然地中奕奕神功權輿東阪繇魏以來再徙寬衍上棟下宇揭虔妥靈規模顯敞氣象崢嶸遭時否屯兵火饑饉天未厭難人不堪命灑掃有關墮頽弗支上雨旁風過者嗟咨大金受命恢闢疆宇噢咻撫摩躋民樂土皇帝御極寢兵措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維時神宮久未遑卹皇帝曰嘻我心之惻迺諭近輔迺詔郡司去舊取新經之營之毋資民財毋勤民力一出於公訓其成式千柱耽耽萬瓦差差金鋪璇題輝映陸離落成之初四遠咸集峯巒增明雲烟改色籩豆在席笙鼓在

庭神之格思松風冷冷工祝無求施則甚厚雖不望報神其
敢後厥報維何篤生賢人左右王室如甫如申天子萬年永
宅九有巍巍堂堂如山之壽下臣獻頌以相工歌刻之豐碑
萬世不磨石刻

重修白馬寺釋迦舍利塔記

金 李中孚

浮圖氏之教本西方聖人之教也迨乎東漢明帝時則有若
三藏曰摩騰竺法蘭以白馬馱經四十二章始流傳教法至
於中州是時廼卜府王綏之東二十餘里建精舍度僧徒創
曰白馬寺中州之人奉釋氏者自此始厥後敬供香火相傳
魏晉隋唐而下迄千有餘歲不絕洎五代之後粵有莊武李

士於寺東又建精藍一區號曰東白馬寺并造木浮圖九層
高五百餘尺塔之東南隅有舊碑云距一百五十餘年至丙
午歲之末劫火一炬寺遂與浮圖俱廢唯留餘址鞠為瓦子
堆茂草場者今五十載矣往來者視之莫不咨嗟而歎息焉
噫天壤之間事之廢興何代無之又奚足怪物極必反無何
果有彥公大士自濁河之北底此觀是邱墟徬徨不忍去一
夕遽發踴躍特達心廼鳩工造甃緣行如流四方雲會不勞
餘亦而所費以辦因塔之舊剪除荒埋重建塼浮圖一十三
層高一百六十尺徘徊界宇洞并龜頭一十五所護塔墻垣
三重甘露井又立古碑五通左右焚經臺兩所杈子并塔門

九座下翔修屋宇二十八間門窻大小三十七座其餘不可具紀不踰年而悉就所願天時物數若合符節焉於告成之明日丐中孚以記其事中孚於莊武王係六代孫粗知其要義不當辭是可書也

石刻

龍門記

元 薩天錫

洛陽南去二十五里許有兩山對峙崖石壁立曰龍門伊水中出北入洛河又曰伊闕禹排伊闕卽此兩山下石罅迸出數泉極清冷惟東稍北三泉冬月溫曰溫泉西稍北岸河下一潭極深相傳有靈物居之曰黑龍潭兩岸間昔人鑿爲大洞爲小龕不啻千數琢石象諸佛相菩薩相大士相阿羅漢相金剛相天王護法神相有全身者有就崖石露半身者極巨者丈六極細者寸餘趺坐者立者侍衛者又不啻萬數然諸石像舊有裂釁及爲人所擊或碎首或損軀其鼻耳其手足或缺焉或半缺全缺金碧裝飾悉剝落鮮有完者舊有八寺無一存但東崖巔有壘石址兩區餘不可辨有數石碑多仆其立者僅一二所刻皆佛語字剝落不可讀未暇詳其所始今觀其創作似非出於一時其工力財費不知其幾千萬計蓋其大者必作自國君次者必王公貴戚又其次必富人而後能有成者然予雖不知佛書抑聞釋迦乃西方聖人坐自王公爲國元子棄尊榮而就卑辱舍壯觀而安僻陋斥華

麗而服朴素厭濃鮮而甘淡薄苦身修行以證佛果其言曰
無人我相曰色卽是空曰寂滅爲樂其心若渾然無欲又奚
欲費人之財殫人之力鑄鑿山骨斲喪元氣而饜饕於顯赫
之石飾金施采以驚世駭俗爲哉是蓋學佛者嚮妄違真死
己自惑謂必極其莊嚴始可聳人瞻敬報佛功德又參之以
輪迴果報之說謂人之富貴貧賤壽夭賢愚一皆前世所自
爲故今世受報如此今世若何修行若何布施可以免禍於
地獄徼福於天堂獲報於來世前不可見後不可知遊人於
恍惚茫昧之塗而好佛者溺於其說不覺信之深而甘受其
惑至有捨身然臂施財至爲此窮極之功設使佛果夸耀於

世其成之者必獲善報毀之者必獲惡報則八寺巍然諸相
整然朝鐘暮鼓緇流慶讚燈燈相續於無窮又豈至於蕪沒
其宮殘毀其容而蒼涼落莫如此哉殊不知佛稱仁王以慈
悲爲心利益衆生必不徇私於己而加禍福於人亦無意於
銜色相以欺人也予故記其畧復爲之說以祛好佛者之惑
又以戒學佛者毋背其師說以求佛於外而益求佛於內明
心見性則庶乎其佛之徒也

雁門集

十賢堂記

元吳澄

河洛之間四方之中也天地之所合陰陽之所和固宜爲聖
賢之所宅周成王時營建東都以會諸侯周公大聖畢公大

賢俱以父師之重尹其民平王東遷遂爲王國吾夫子亦嘗一至而未久留也由漢及唐名士大夫之居洛者不一而皆未若宋中世之盛蓋吾夫子得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道而不得天子大臣之位道不行于天下而私授其徒然惟顏子曾子二人得其傳再傳而子思三傳而孟子孟子沒而傳者無其人夫子之道泯矣歷千數百年之久河南二程子出而孟氏之傳乃續同時邵子衛人也司馬公陝人也皆遷洛中張子秦人也亦以邵程之在洛而時造焉五賢之聚于洛周畢以來之所未有也洛人張順中多其鄉之有五賢又思程子之學其源肇於營道之周而其流行于婺源之朱廣漢之

張東萊之呂至覃懷許文正公尊信四書小學書以爲教而國朝士大夫始知有朱子之學帝制以十賢從祀孔子廟後學躍然有所興起順中白其父市地於洛城宣仁門之北構祠屋祀十賢以致嚴事之誠其次以邵周司馬張程朱張呂許爲序蓋以齒之長少時之先後定也來京師求文以記予謂順中庶士也有志尊慕聖賢之學可嘉也夫果能遵許文正之教而上達於司馬以行天下之達道循朱張呂之言而上達於程張周邵以立天下之大本此實學也他日有光河洛其不在斯乎若徒立祠以祀之則亦虛文而已道者人人所同有聖賢者人人所可學其爲之也亦惟實用其力耳順

中勛哉

草廬集

新建同文書院記

舊志作退齋 失名

三代以前之王化實始北方兩間最盛之人文莫如中土蓋
 天地既分混沌而河洛首出圖書伏羲以此畫八卦以前民
 神禹以此敘九疇而建極卜東瀝卜西澗周公定太平六典
 之書觀太廟觀明堂孔子垂後代百王之法歷觀往迹皆在
 中都况天下四書院之興亦必嵩陽之地而河南二夫子者
 出又明洙泗之傳欲與斯文亶自今日豈但紹列聖之道統
 實以培昌運之人才某生長中州宦遊南夏每見江左斯文
 之盛實惟文公正學之宗精廬接眄之相望文籍九州之徧

不量微力小創精舍雖竊取義學之名終未究書生之志

重惟東晉之末正氣久鬱於偏方時有元魏之興文教誕敷
 於諸夏遐觀一時文物之盛綽有三代庠序之遺天運雖往
 則有必復之幾地氣偶鬱而無不伸之理推行斯道固係乎
 人聞實諫議之建塾延師為燕山之雅望張橫渠之買田興
 學為關輔之美稱雖於諸賢無能為役但此分內當為之事
 願與天下共積其成其有與乎將見君子聞大道小人蒙至
 治必有作者出為往聖繼絕學萬世開太平

按同文書院為元時溫格孟同薛友諒數輩所建見後胡謐伊洛書院記退齋未詳何人

重修宣聖廟記

元宋湜

商有三亳昔成湯所都西亳之地今爲河南屬邑蓋武王伐紂築城于斯息偃戎師後置縣事因名曰偃師自昔文物爲盛舊有廟學巋然奈歲滋久未免爲風雨所敝延祐丙辰秋八月東里賈侯源甫來尹是邑下車之初恭謁先聖廟周視堂宇椽桷腐翹俱弗稱崇尚顧謂僚屬曰仰惟吾夫子有功德于民萬世王祀報其本宜未艾也况聖天子軫念元元思賢求治興學校設科舉作養人才以厚風教將俾日月所暨宣布德澤者乎于是自達魯花赤名哈答兒進義主簿李將仕相與從事者割俸金鳩材庀工經費物色以邑之好事者劉時董其役經始于延祐丁巳正月壬寅日殿日廡日門缺者補之漏者完之摧者易之漫漶者飾之以楹計之十有六創建講堂東西二齋以楹計之有九兩廡中七十子繪像具焉落成于三月甲辰內樹佳木外繞崇墉作蠶星門以臨通衢廟貌儼雅煥然一新湜也承乏學職請記始末文諸石湜固不得而辭也初侯之營度也役不煩民勞于皂隸非明敏過人之才疇克爾哉侯之政蹟惠愛洽于人心百姓歌舞之蓋治化之所及也學校乃王政所先風化本源人材所自出之地所讀者聖賢之書所守者綱常倫理推之天下旣和且平非雕章繪句之流鬪靡誇多希世取寵爲事者苟不深祖吾聖賢詩書禮樂之教萬理不根于心見利忘義非吾所謂

學也是邦也先有緱山先生致政居鄉里學者從之游薰其德而才雋者較之他邦未嘗不以爲稱首侯又能張大之將見西亭風俗之美聞于天下非侯激勸之有方面誰與歸

偃師伯王輔嗣墓碑記

元統甲戌十月

元陳思忠

儀封時公希顏假令偃師之明年治政聿新百廢具舉暇日謁境內前賢瑩域雖遺跡可攷者莫能確指其實惟邑城東距三里有塚巍而大直其南一百餘步當道途北故石表在焉已顛仆斷缺辨其文識其爲王輔嗣先生墓乃大金忠顯校尉行河南府偃師縣主簿兼尉鮮于淵所立旨明昌四年八月望日也公視之懼又漫滅卽謀諸僚寮易貞珉勒示悠遠監縣唐兀反判簿和尚典籤童應琪同聲懇懇不日而成

之先生諱弼輔嗣其字也初與鍾會並知名好論儒道才辭辨逸家於山陽因何晏薦爲尚書郎一時名流咸異其精達年二十四卒嘗註老子尤專易學列彖象立訓詁探微索隱文旨幽遠其書顯行於世用是封偃師伯從祀夫子廟今時公復刊著姓字標其址隴俾世景行先哲者知所聳敬云

重修光武廟記

元劉傑

宜陽縣治之西九十里有鎮曰三鄉唐屬福昌卽古宜陽也治之西北山高數仞古栢蒼然漢光武之廟在焉建武三年光武降赤眉于此明帝卽位遂詔立廟歷代咸無紀述其有

碑碣可攷者重修殿庭于周顯德五年復作寢殿于宋景德三年而已我朝至元二年里人蔡順復增修之作山門闢輦道締構完壯結甃周密東西二廡寢御之所娛神之庭后土之祠撤其朽腐加以丹黝煥然一新迄今十有六年日修月葺恐惟廢墜余爲縣寓此乃請爲文記之余按樊崇之兵實起于王莽天鳳五年地皇三年始以赤眉爲號破廉丹誅之於是漢宗室之兵遂起春陵矣更始元年崇來降旣而逃歸二年復西歸長安光武建武元年春正月進至宏農夏六月進至華陰秋九月入長安冬十二月殺淮陽王二年春正月大掠長安西入安定北地秋九月發掘諸陵復入長安鄧禹戰不利帝遣將軍馮異入關徵禹還京師敕曰甚無與窮寇爭鋒赤眉無穀自當東來吾以飽待饑以逸待勞折箠笞之非諸將憂也無得復妄進兵冬十二月三輔大饑赤眉東出帝遣侯進屯新安耿弇屯宜陽又敕曰賊若東走可引宜陽兵會新安南走可引新安兵會宜陽馮異與赤眉遇華陰遂戰破之三年馮異鄒吾與赤眉戰敗績馮異復與赤眉約期會戰大敗赤眉于峭底賊衆東走帝勒軍宜陽降之卽今立廟之所也吁帝英勇明斷折箠笞寇之言至是驗矣豈在窮兵黷武以逞哉斯民世祀而不忘固宜恭惟聖朝海宇寧謐桴鼓不驚居者無輸饋之勞行者無征戰之苦昔之變亂服

色晝戟文構今其子孫皆飽食煖衣耕田鑿井熙熙皞皞不知帝力之何有顧不盛歟夫民得以安其居則神得以享其祀余固曰其請歷敘當時之艱苦始知今日之太平爲可樂也自今以往稚耄歌咏舞蹈非特有以事神益知感慕聖德于無窮焉皆大元至正十年歲次庚寅夏六月甲申朔記

潁谷書院記

元王沂

登封古鄭分潁陽在鄭爲城潁莊公遷其母武姜之地也城潁東有廟以祀潁谷之考叔傳曰非此族也不在祀典考叔在之矣廟不知何代立民事之謹皇慶二年春里之耄老得古碑廟廢址於城西北隅斷碑什地者三披蕪鬱讀之則宋大觀初所頒學制元豐崇寧間建修所立石也迺卽其處荆榛棘蒺惡木心營曰顧因高就下爲殿以祀先聖先師堂以講誦歲久圯壞不葺後至元五年秋工部郎中溫侯格非時居潁陽謁之見其區位湫偏垢蝕埃翳大懼神弗臨享率其里之士出私財斥新之堂殿宏敞深靖像設以制翼以修廊繚以崇墉棲有廬齋有室又爲祠以舍考叔像歲時邑吏率僚屬諸生奉籩豆饗醪以薦捐重幣以聘學完行修士爲師以教其鄉之子弟於是巖才里秀屢接戶外弦誦之聲相繼矣登封縣尹閻詢具其始末詳於河南守郡使耆履如言迺聞于朝如請扁曰潁谷書院

勅賜伊川書院碑記

元 薛友諒

聖天子繼統御極四方無虞專務以文德化天下惟洛邑土厚俗醇恪於用命不數歲家戶詩書庠序之教大行重以兩程子故里在邇瞻望喬木孰無高山仰止之思而明德新民之學日以興盛伊川鳴臯鎮砲手軍總管勗實戴讀易傳讀遺書堅苦刻勵而有得焉乃更名士希嘗語人之生也天與之至善之性苟不爲物欲所蔽操存涵養真積力久去聖賢之域夫何遠哉吾儒讀書學道必以成已成物爲第一義每欲禮聘師儒合里之後秀教養之使知聖門義禮之學以少副方今開設學校作新士類之美意於是伊臯書院立焉募工鳩役皆由已資十年迺就先聖先賢之像設傳道諸儒之位序門廡庖厨講室庫庾舉皆如制經營顛末已嘗記之其子慕顏鉄木復起稽古閣貯書萬卷延祐三年春三月來京師謂友諒曰先子聞道晚而爲學力其於勉勵後進之志老不自己所荆書院倘獲上賜之名庶其不朽友諒爲集賢大學士趙孟頫言之頫遂以聞上嘉之且曰力役之大財用之廣成於一家誠不易得也宜賜額曰伊川書院其命翰林直學士友諒文諸石集賢學士趙孟頫書丹叅知政事郭貫篆額臣友諒謹再拜稽首奉詔嗚呼士希培植人材之心慕顏鉄木繼承前人之美皆甚盛矣而非聖天子慨然俞音彰厥

成績則來遊來歌之士何所觀感興起哉是舉也豈徒河洛
多士之幸實世道之幸也感歎不足而聲之詩詩曰天王垂
拱天九重一家四海車書同洛邑奧區天地中鄉庠術序俗
可封伊川發源晝夜東東歸洙泗猶朝宗先賢之傳後所崇
士希志學能反躬入生而靜由降衷瑩然外理恒昭融邪思
一動萬欲攻養正乃得成聖功欲將此說開羣蒙傾囊倒困
興學宮聖人像設申申容傳道諸儒儼以恭春秋釋菜廩餼
豐賚書有閣高凌空乃子肯構成厥終延師聚徒鳴鼓鐘齊
魯一變鳴皋風焉知主善無王通焉知來遊無軻雄他時取
材預登庸補禪治道三代之隆大臣含香聞帝聰深嘉此舉心

何公集賢老筆揮長虹大書恩紀碑壽隆百千其齡垂無窮
見石刻

張宣慰兵農記

元王 爰

昔者黃帝以井田出兵寓兵於農秦皇廢井田上首功兵農
始判當三代之末能以兵安天下而臣諸侯者謂之王能以
兵安天下而尊王室者謂之伯成功不同聖人皆有取焉而
著之經以其能安民也皇元有天下幾百年近妖賊竊發破
壞州郡百姓流離失所天子乃命丞相太不華總兵南伐逾
年散而復聚唐州張伯玉奮起隴畝糾合義徒以佐丞相克
復城邑招降渠帥賊之虐焰始衰於是以伯玉為南陽等處

軍民宣慰司元帥後復有功陞為湖廣省左丞時賊猶出沒無常民不安業元帥遂相其山川險易遠近於嵩汝等州據險設立仙人太平等十有餘砦互為犄角每砦萬戶一人以主柵事無事民則執耒耕以足食有事民則荷戈戰以自衛且戰且耕得古寓兵於農之遺意賊嘗圍攻一砦諸砦齊出精兵大創之乃遁跡不敢復窺境也竊謂五伯之興藉先世土地甲兵之力其成功也易左丞之起不階尺土一民之力興義兵而扶王室其成功也難仙人砦萬戶李興以元帥有撫安百姓之功爰記其始末以詔將來因為之銘其辭曰紅

西入咸秦東及齊魯黎庶嗷嗷控訴失所天子一怒鑿凶授斧勇士成羣如熊如虎濯征南邦以安士女紅賊轉盛既散復聚左丞布衣旋興義旅鋒旗攸指前無強禦殘暴帖服民無齟齬復慮衝突立砦以拒春夏教耕秋冬講武無事力田有事禦侮流散咸歸安居得所人無傾危多獲黍稷敬公如神愛如父母王室遂寧海內謠舞安如磐石受天多祐銘功

重修登封縣學宮記

元 吳 炳

聖人之化與國家聲教為遠邇學之廢舉視守令良否而風俗之美惡係焉皇元龍興崇尚文化薄海內外咸建學置師

河南通志 卷之八十四 藝文志 記一 室
俾勤勸誘以先吏治間設科選以賓興其秀使待問於廷不
十餘年皆位通顯人知向方一意於學卉衣遠人皆能講聖
人之道酣飫子史習文辭羣試於有司獻藝於上國與吾中
土之士角長於一日往往躋膺仕有名稱於時豈土俗至是
哉蓋聖化遠被勸學之效漸劇使然也惟登封距京都首善
千五百里而近乃昔洛師畿內地故家文獻濂洛之淵源在
焉愚意弦誦之聲不絕於耳明經待問之士相接於朝也載
瞻學宮庭弗不除像設在位漫漶弗飾學者病之非朝廷之
化勤遠而遺近風俗之升降異前日也將施教有不齊而爲
邑者有所未至歟泰定丁卯歲冬十月王君琇始尹是邑首

來謁學卽慨然歎曰國家重選守令且將屬以何事教基將
墜責其誰適乃謀諸主縣簿馬琰計學廩之贏佐以己俸徵
備僦工伐木陶瓦邑之好事者咸左右焉董以文學王文煥
蓋數閱月而克就緒有嚴聖容四子旁侍配食諸賢繪于廡
下殿寢尊嚴門闥深靚乃集士民擇日虔告而用牲焉因提
點嵩陽宮事遲道靖來汴介嘉議大夫工部尚書致仕韓冲
來請記噫若尹者可謂良吏而知所務矣古者國中至於鄉
遂皆有學先王所甚重者莫尚焉非直爲觀美也蓋以扶民
變善風俗平居則出孝入弟知禮讓人人自重不犯有司而
上之政易以行遇事則親上死長而無自顧之意者教實使

之然也故孟氏語時君以仁義不過使無饑寒之民而後謹庠序之教而已蓋誠知其如此非嘗試所疑故爲迂闊之言求異當世以自取屈於功利之徒也嗚呼功利之說異時同患人知善趨事者爲有用而不知移風易俗者在此而不在彼也若尹者可謂良吏而不知所務矣蓋尹嘗以俊秀爲國子生遂典學籍除太常太祝出主濟南鄒平縣簿選掾中書以承事郎來尹是邑觀其設施蘊於中者可知矣乃爲記之俾刻以示後使皆勸學不可緩講仁義之說以續夫濂洛之傳勉勉焉爲國家育才以待用則尹之職舉而是學者不患其或廢矣哉

李濂

通志

終

河南府志卷之八十五

藝文志九

記三

重修河南程氏三先生墓祠記

明楊榮

凡先賢所當祀而祀之禮也立祠於墓以祀者禮從義起也祠久而僨僨而興者常也常則不書而書者大復故也河南爲天地之中扶輿清淑之所鍾賢哲之生自昔彬彬而盛矣然莫盛於宋程氏父子三先生者程氏世居嵩之陸渾三先生卒俱墓洛陽縣之府店保遺墓至今俱存墓側有祠後世以爲享祭之所歷歲之久薦罹兵火向之隆者夷壯者散茂

者宿莽一視蕩然誠當道者所宜究心也錢塘周鑑自郎署出叅藩政來歷是邦觀之慨然卽有志於興復第縻於職務弗果宣德辛亥春皇上圖宏化理重惟古昔聖賢之道乃頒明詔凡天下郡縣有先聖先賢祠墓在者所司宜以時修葺毋就于廢鑑祇承德意樂以斯事自任遂以其秩行郡道經嵩邑抵程氏故居得其十六代孫曰子中與同詣墓所雜去荒穢辨正方位先捐己俸爲倡河南守鄴城李驥及僚屬亦以其俸助之遂召工計資凡所需之物則取於近邑所產戒以期輸集無敢緩者以是冬十一月十五日之吉興工聚材

至用咸足明年秋八月十一日告成垣墉棟宇皆復舊規劃

築堅厚樹植繁密凡所供設之器莫不畢具以十月朔旦立開國公神主於祠之中以明道伊川二先生侑食依故制也復子中家俾守祠事遂率郡屬祇奠焉已諭於衆曰唯事三先生之墓自宋至今餘三百載其間廢興者幾漫不可知顧念吾徒誦其遺言服其遺訓用底有位茲得奉明詔以周旋執事於故邱之間幸稱訖事要不可無書雖墓間之石有當時銘表在無庸重述而祀之興作歲月不有志之將何以示後衆皆曰然鑑比以公務來北京屬禮部郎中兼翰林侍書蔣暉請予記其事予唯道統之傳自吾夫子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後集其大成而不得位以行於天下遂私淑於其

徒然在當時唯顏氏曾氏之傳獨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子思子而孟子孟子沒其道無傳寥寥千百載間如綫道宋之興文運斯振而明道伊川二先生出孟氏之傳乃續而其學之所自實本濂溪周元公茂叔方元公司理南安時開國攝通守事知其賢深與友善因遣二先生從學卒能以其道倡天下傳於後世人至於今賴之是二先生之功當不在孟子下也宋季臨印魏華父氏拳拳以二先生易名爲請遂定謚伯曰純公叔曰正公皆得從祀先聖廟庭此天下之通祀也通祀以道統之傳唯二先生得與其列私祀則推其所

國公學

矣然則祠之廢興

其請謹爲之記云

楊文公

重修邵子祠記

宣德三年秋七月甲子河南左憲陳建德公經使察郡
 嘉鄭公柱重修康節先生祠建德以檢其祠冬十月
 屬翰林學士楊溥爲文記其祠曰嗚呼先生天授英靈
 文周公孔子寂寥數百年矣建德緒餘心願神言云
 虛皇帝王伯升降臨汗極事之變究物之極
 無餘俯仰於時而其所以惟清惟和可夷可

惠期於大成終不試吾道則然孰云玩世高風懿躋千古
有聞頑可使廉薄可使敦匪死而亡匪生而存有峨者墳在
嵩之下莽雨蓬風僅存抔土子孫遐遠勿牧樵斧不有君子
誰式誰顧有美周侯撫臨於嵩亦惟憲副偉矣鄭公瞻彼邱
墟乃惕於中乃詢邑令以及學宮用圖修復所志僉同乃捐
俸廩乃鳩羣工乃翦厥翳乃考厥封增以土壤繚以垣墉既
堅而實亦廣而崇乃建之祠以棲其神奉祭有器以充俎尊
乃樹之石書其謚號華表有柱列之墓道環植以木栝栢松
檜典祠有人以時啓閉庶功告成用妥厥靈人用嘉悅神其
水寧聖賢之道名教所係匪云有司簿書期會孰急孰緩孰

鉅孰細豈無明者昧者比比牧伯司憲貴知大體惟賢惟能
天子任使越惟二公先賢是尊揆厥所本天子知人高岸深
谷歲月無垠用吾來者尚考前聞

楊文定
文集

神槐堂記

明薛瑄

洛城之東有槐鬱然于庭者進士子儀房君之居也子儀爲
洛之故家其先世皆有隱德蓄而未發至子儀之先君子將
營居室而一木忽坳甲于庭視之則槐也識者曰凡木之生
必曠原深谷山巔水涯人迹所罕到者而後始得以遂其性
否則完根厚植易土深種而始克有以獲其生今房氏所居
當市郭闐闐之間而朝夕之所游履既匪幽閑之地又非入

力之勤氣化所難施雨露所難息而槐乃自生此必房氏德善所致爲異日子孫興盛之兆不誣矣于是其先君子因爲闢檻以護其周增水土以養其本自毫末而拱把而尋丈久則喬柯上聳密葉四布逮今將三十年而子儀自校庠一舉而爲宣德紀元之鄉魁明年遂登第爲名進士及奉恩旨還家則見槐陰滿庭于是徘徊瞻顧因思其累世積德之深先人封培之勤而已得蒙其庇蔭乃有今日之光榮遂扁其堂曰願槐所以志不忘厥初也又明年舉公赴京師道經于洛西獲登子儀之堂子儀指庭槐而語以故且求爲記余以凡德善之積無有不報但時之希濶疎遠有似乎落落而

信者及夫天定勝人則若合符契于左右手蓋無絲毫之爽焉昔王祐手植三槐于庭曰吾後世子孫必有爲三公者已而至其子旦大拜此蓋人以事而必之天也子儀之先君子未嘗手植是槐而有所期必而槐乃自生此蓋天以禎吉之兆示諸人也究槐之生逮今將三十年而始克有合如識者之言則所謂德善之報又豈終于希濶疎遠而落落難信乎然則世之爲善者可以無怠矣子儀年力方富而尤篤於進修積德行義方自此始吾意其先世爲善之報尚未已也請姑書此于壁以俟

薛文清公文集

拙巢記

明薛瑄

自七情熾而混沌鑿人之橫本競驚者非私智無所為尚由是巧偽日滋而斯道日隱矣濂溪周元公挺生南服悼末流之若茲一刮羣巧作拙賦以見意當時豪傑若程若張相與翕然尊尚之而斯道大明嗚呼盛哉曹君表正世家河南澠池自少讀書卽有求道之志遂卽關洛之上而慕濂溪因以拙巢名其讀書之室蓋取元公之意以自勉也其後君名薦書典郡鐸所至必以是扁其寓室以示不忘其初之志今年春君自蒲庠來河津因語余以名巢之意且屬余記余謂頽乎順處不撓其初不泊其流使大本完而七情節此衆所謂迂僻遲鈍而拙於事宜者也抑孰知順事厥天不以小知害

之而可以為終身安宅也舞智籠物騁詐軋人機變層出莫測端倪此衆所謂辨敏儼捷而工於計者也然詐窮智屈自嬰其弊又豈可以一朝安其身哉今曹君慕元公之學以拙名巢可謂能擇所處而知所戒者矣則其進道之日儻獲登君之巢尚當闕混沌以廣君之居室疏七情以通君之戶牖舉酒相屬而誦元公之賦已而忘言相對身巢兩忘復不知巧拙為何物也是為記

薛文清公文集

遊嵩陽記

明 周 敘

宣德丙午三月十五日予在鞏祀宋陵畢瞻望嵩少諸山慨然想其勝與廣文宜春吳公遜志約遊焉行李僕御已戒至

期聞有達官至吳君不果行越二日予遂携邑庠生王庸劉清李暄同往行二十五里至黑石渡沿洛陽南上河水清駛水濱山石犖确下步行二里餘午餐將軍趙仁家又行半舍許地曰漫流岡上有郭汾陽廟環廟古栢數百株蒼翠蔚然可愛有碑一通一金元光二年天黨趙琢誤云汾陽嘗領兵清河上至是索芻粟不獲里人告以是邦西南岡嘗出毒霧爲災故田穀不秋無以供餉汾陽乃旋軍登其上以壓之毒因以息里人遂立廟祀之相傳祠下有洞時有聲隆隆然蓋毒霧所出處予惟古人稱掃清氛祲汾陽之謂矣一則緱山東老人所題老人逸其名必宋元顯者夜宿原良村王庸家

白鞞至是七十餘里翌旦遵趙城陟輾轅道石徑崎嶇盤迴以上中有關名嶺嶺老卒數人守之時天旱邑人祈禱甚久忽微雨從西北來予顧謂三生曰今日之遊固樂天復雨又樂之尤也轉南僅五里入少林寺竹木蔽翳仰不見日花草餘香郁郁襲人寺在五乳峰麓少室山當其南隱若屏列寺僧聞客至迎迓甚恭佛殿後爲講堂堂後有立雪亭則佛徒惠可受法於達磨處惠可嘗侍達磨雪深至腰不去竟得其法予因歎曰昔游定夫楊中立立雪於程門卒傳其道惠可學佛法亦然使世之爲弟子皆若此其學詎有不成者邪因觀歷代所建碑刻其文最舊則有梁武帝御製達磨大師贊

前刻歐陽圭齋序餘皆唐宋以下文字又向西北循山厓深入三里許攀援而上山勢呀然環抱視寺之臺殿山之林壑若在席下是為達磨面壁菴菴有石影云達磨面壁九年之遺跡也時雨止雲收煙霧澄霽幽鳥元蟬鳴聲上下倏然有塵外之想僧云西南八里巔有惠可菴有卓錫泉以榛莽蒙翳不果上寺主僧曰圓宗者甚能言相與論辯疊出亦自可敬飯畢啓行逾十里則嵩山少室東西對屹山色掩映蒼翠如滴路循深洞灘石礧礧按轡徐行毛髮森豎俄經一小寺神祠南忽有赤衣童子疾趨道左令導途者索火灑灑而歸自念日連月旱赤色者四方朱火之祥豈非此也

後一里有

書林榜字徑三寸許道偉

可觀觀畢

自原良至是又六十里

明日同廣文觀... 嵩中嶽神祠且默禱久旱祈賜雨澤禮畢而縣丞之政繼至祠在縣東八里嵩山之陽中原壤地平曠有山亦培塿不崎嶇唯嵩山蜿蜒磅礴騎奔雲羸綿長數十里屹然在天地之中諸山環列勢若星拱蓋乾坤秀粹所鍾宜神靈之宅也祠規制極宏壯峻極殿南為降神殿三面皆圖生申甫像丹青頗剝落而筆意蒼古督李丞命畫工模之宋金以來石刻以百數惟王曾奉勅撰者碑

最穹壯字體雖甚勁麗文漫滅不可讀并命諸生用紙墨模
搨以考其舊既出李具酒殺于道士方丈相與宴飲甚歡丈
室後有竹數百竿微風度之鏗然有聲如擊金石此又洛中
之僅見也又明日與仲武永康循北門遊嵩陽觀觀久廢惟
古栢三株存大者圍幾三丈高兩倍之相傳漢武帝封爲大
將軍有石刻識其下次者亦幾二丈圍云皆封次將軍望之
如張幃幄如擁車蓋風動又聞如絲竹之音相對倚久之不
能去惟朝廷方取材川蜀以資梁棟此木近在河洛似獨遺
棄豈造物者固有以庇之抑以孤處僻遠不見知於世邪前
有天寶三載紀聖德感應碑高大異常制書法極妙又從東
度澗澗等崇福宮卽太乙觀林深從者迷失道往返數四始
達宮亦屢廢惟三清殿存亦至元間重修者旁屋近燬于野
火道官依殿以居舊有奕棋檮蒲泛觴三亭今惟九里池存
有泉名太乙歲久亦涇則泛觴亭之故址也二宮觀俱漢唐
宋以來天子巡幸暨王公卿士宴游之所方其盛時珠宮琳
館金碧交映鑾輿所至草木生輝及其廢也荒煙斷礎鞠爲
邱墟樵人牧豎得而辱焉噫方外之流恒自視其道與天地
長久永存今旣若此豈非物之興廢固自有時哉升高以望
遠則箕穎諸山隱然如畫追想巢由之高風西則少室三十
六峯綺綰繡錯高插霄漢深悲李山人之陳迹日與景接心

契神會超然若御灑氣游鴻濛而不知其所止也稍東有啓
 母石云塗山氏所化其說惟誕不經極西有法王寺亦名刹
 殿宇頽圯惟浮屠儼然南下則有周公測影觀星二臺廢址
 北顧嵩高二十四峯舒竒獻秀歷歷可指並山頂而東則又
 有所謂盧鴻巖投龍洞皆嵩陽勝處擬次日再約往遊是夕
 予冒風寒頗不懌且疲於登陟遂不果而顧予先後之所已
 賞者其所得亦可謂富矣因累書其事于簡以識予是遊之
 勤并各書一通一以遺鞏邑廣文吳公俾想見茲遊之勝一
 以留登封學宮以備他日好遊者之故實云是為記

李濂舊省志

河南太守吳君防洛記

明呂柟

洛出潞州冢嶺山冬夏人可涉至盧氏東澗南入猶小也至
 承寧元澗西入溪北入峭穀東入乃漫大矣至宜陽昌谷南
 入其西宜入又其西注洋入又其東力輟入又其東大宋川
 入乃滋大矣至洛陽灑穀城水也澗白石水也皆以次入於
 是洛始大雖不能北比洪河凡豫州水皆莫能及也若附以
 雷雨霖潦而鳳翼魚脊嶢曉廣陽鉄嶺諸山水皆下流於洛
 洛於是瀾漫北浸河南城於是沒及風雨壇於是沒及演武
 教場於是沒及城外民垣屋前守者皆莫之省也今太守吳
 君廷瓘曰瓘方欲利我河南乃且害不能祛何居且夫壇神
 所也場武地也神不能事奚其治人武不能揚奚其振文吾

父母河南者何居於是選輯屬縣而告之曰某石於川某木於山某土於邱某倉於竹某鉄於爐既乃輯吏而告之曰某作永寧役某作宜陽役遊氣鞏役某作澗池諸邑役乃作於洛殺之時辛巳之冬壬午之春也乃先鑿渠於洛陰以移洛乃築北延防亘五里防成而洛由地中行嗟乎柵邇會廷權意漆乎其憫窮也志宥乎其惕患也言論風望莘莘乎其棘職也洛宜乎其獲防哉夫河南省以開封為首郡至其名省乃不以開封而以河南則此河南雖郡猶省也洛不防殃及河南矣則此防洛豈直一郡之烈哉夫天下之水莫大於河而郡適當其南天下之地莫中於洛而附郡縣適際小水則此防洛豈直一省之烈哉夫河義畫之所由興也龍馬出焉夫洛禹範之所由傳也爽旦諸誥之所由作也神龜出焉風雨陰陽折衷焉則此防洛豈直一時之烈哉於戲予於是知廷權思弼河圖之政思宣洛書之化思繼周誥之教矣是時貳守桑君汝公以侍御潘君景哲狀來則汝公協心之忠景哲樂善之義亦皆可勿朽也廷權休寧人予戊辰同年進士

汝公名溥濮陽人甲戌進士景哲洛人辛未進士

涇野集

重修康節先生安樂窩記

明鄭安

安樂窩者宋康節邵先生燕息之處也先生安貧樂道笑語終日嘗自號曰安樂先生故以安樂名其窩焉先生本衛人

襟懷放曠德氣粹然少時自雄其材慷慨有大志其學汪洋浩大包括宇宙終始古今衛人知其有道而賢之先生初無定居或走吳或適楚或過齊魯或客梁晉年三十餘來遊於洛以爲洛邑居天下之中有山水登臨之美有人物萃聚之繁爲一都會可以觀四方之士始有定居之意焉初至洛蓬蓽環堵不蔽風雨躬爨養親居之裕如遇隆寒盛暑則閉門不出講學於家就問日衆洛人久而益尊信之四方縉紳士大夫之過洛者慕其風悅其德有不之公府而必之先生之廬者欲得以摳衣趨席考德而問業焉可謂振古之豪傑矣

嘉祐間王拱辰尹洛就天津橋而以五代節度使安審琦宅

基爲屋三十楹請遷居之富鄭公又與對宅買園一所有水竹花木之盛熙寧初行賣官田之法天津之居亦官地榜三月人不忍買以爲先生之宅使他人居之則有耻矣司馬溫公集錢買與之居厥後先生沒棄於民間金興大定初全真張六公出錢購得之荆爲九真觀遭元季之末燬於兵火久矣逮我皇明景泰甲戌春南鄭虞侯延璽來知河南府事始至以表賢善俗爲心旣親筆撰文刻石以表范文正公之墓而立祠堂明年又於郡治之南訪得九真觀遺址卽邵康節安樂窩之故址暇日整駟馭南過洛水而往觀焉但見頽垣廢址荒煙野草樵兒牧子皆得以嘯歌躑躅於其上其中巍

然而獨存者僅九真觀一殘碑耳摩挲讀之方知康節昔日買居安樂窩者在於此焉虞侯瞻顧良久爲之躊躇而嘆曰使無九真觀碑刻則康節故宅之基遂湮滅而無聞矣旣歸而謀諸僚案咸以爲宜於是首捐俸金之餘以佐役費洛人趨事輸財出力以自効乃諏良日衆工齊事命耆鄭富董其事遂翦荆棘除瓦礫築臺基繚以垣墻植以樹木構室三間塑康節像於中不閱月而屋成虞侯率僚屬落之洛人咸曰不爲之文以誌其事于石則後人孰知祠堂之修自虞侯始也因相與謀而屬筆於予以記之予見其用功可嘉宜書勅以誌歲月使後來者有所考焉爾

不刻

伊闕觀瀾亭記

明鄭安

伊闕在洛陽南二十五里許古形勝之地賢士大夫喜於登臨賦詠其四方聞之者咸願身造而目覩之過者不以事而廢遊也天順辛巳之十二月乙巳日太守虞公廷璽政事之暇將窮一日之觀覽自城南涉洛水謁康節邵先生安樂窩祠堂畢從小徑出漢光武城過午橋南行至伊闕下兩山石壁東西對峙伊水中自南而北折轉東馳演迤平鋪流入於洛山隙之下有數泉或湧出或垂出或穴出其中有涼者有溫者泓渟漫流飲之清冽而甘山石高下鑿大洞爲龕其中琢諸佛像有坐者有立而侍者鉅者尋丈細者寸餘或全或

缺億萬之多不可勝數舊有八寺得名奉先香山今皆廢無一存者又有斷碣殘碑湮沒磨滅棄於山墟草莽之間多偃而仆者其立者僅得一二所刻皆佛語字剝落摩挲不可讀事遠而無所從質莫詳始於何代也太守俯仰今昔徘徊顧瞻不能無慨焉已而浮小舟之八節灘過東山弔唐居士白樂天墓次金佛洞適教授黎浩訓導李時顯挈酒至就河干呼漁人買小鮮烹之設罇俎雜山肴野蔌陳於前太守與客飲觴酌酒觥籌屢交歌太平既醉之詩效王逸少故事寫蘭亭一觴一詠之樂盡歡而罷是時日將西行浮小舟過山詣鐘鼓洞憑高以眺坐石以息觀水深緩之狀可以遊目聞水潺湲之聲可以盈耳遂欲築亭於斯因事倥偬不克就明年壬午春亭乃落成取孟子觀水有術必觀其濶之義以名其亭求中書汪公景昂書之予以陪行故屬記歲月刻石于亭之右予惟孟軻氏之所以觀夫水者不在水也水之前者逝後者續前乎千萬載不見其始後乎千萬載不見其終者以其源之有本也水之有本如是道之所寓亦猶是也夫道原於天寓於人無往而不在無時而不然世有古今道貫古今而不息有天地道塞天地而無間道之有本因水之有源而而可見也然則太守之所以名亭而有取夫孟子觀濶之義者亦猶吾夫子觀川水之流見夫道體之無窮歟後之來游

於斯亭之下者可遊可嬉可嘯可歌以臨以眺以坐以休而自樂其樂與人樂其樂者其庶乎有所考而知立亭之所始云是爲記嵩志

洛陽縣重修廟學記

明董廷珪

洛陽天地之中阻山帶河負陰抱陽蓋四塞之險稽諸前代縣爲郡之附郭而學制未聞也洪武壬子制詔郡縣立學邑令胡宏道始營建於治東之廢觀址然其制作卑陋且隘且頽蓋八十年於茲矣天順庚辰春進士潛江張本濟來知縣事大懼俎豆不飭絃誦不揚無以祇奉舊典政通人和之暇首集羣議而重新之主簿劉琛力贊其事相與拓基掄材陶

鑿礎所費皆公家之需不征不擾民樂効其力經始於夏告成於冬殿廡堂齋悉如制卑者以崇隘者以廣而吾車適臨教諭曹祥輩釋菜之餘諸生請記其事竊惟孔子之道與天地相爲無窮晦明否泰世道之隆替闕焉故不事詩書漢之治以霸未知所以教唐之治以藝濂洛關閩之道學丕振宋之治以古於戲吾道之所繫如此夫其可明而不可晦可泰而不可否也明矣天相斯文斯惟我祖宗列聖光宅中夏相繼以孔道粉飾太平南面之祀周於天下治化之盛軼皇宋而陋漢唐蓋有由然矣皇上重膺歷數之明年禮聘一代之鴻儒褒賞優異又所以甄勵士風爲世道計天下之賢守

令想聞其殊遇而動其衷焉此洛陽縣學所繇新也雖然學校本原之地吾道之所從出四代之學興而人有士行者知所教與學也夫教與學焉者豈徒文章云哉方其樞趨宮墻淬勵興行則合巨細木末囊括而靡遺宏大道也洎隸仕版乃罄所有以贊時政俾臻皇極治保太和乃已襄大化也其或臨利害遇時變仗義執節折首而不悔立其大閑也是羽翼人世砥柱天常而措世道於四代使人有所矜式吾儒之能事畢矣故皇家教學所以望士者在是有司之新學士子共勉者在是爾庠序躬逢教養目覩作興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獨不以是自持乎借曰攻記誦詞章以取青紫而已豈徒為當時賤將以貽來世譏故記以為規

洛陽志

河南府新建澗河橋記

明李賢

洛城西十里許曰澗河即成周王城澗水東之澗其源無常惟冬及春洩洩瀟瀟波落勢縮入夏以秋則淥滂皆集驚湧滋汨其波混濘其勢洶湧忽忽颯颯四聞其聲而在來之人不免有僵裂覆沒與夫阻行之愁嘆者非無橋也顧其所建特木橋耳水涸而建水漲而傾飭舊增新殆無虛歲以方夏令十月成梁周制十二月輿梁成其意雖同而法不古若所以徒艱民力而人之愁嘆病涉仍若也正統改元之內辰冬真寧袁公定來守是邦下車之初首以為患欲建石橋而慮

夫難得者石也一日有民以洛水之濱大石若干詣府來諭太守聞而喜曰茲非造物者之相其成耶越明年值貳守榆次王公瓚有朝天之行遂付狀以聞上可其奏以故太守於經始之日殫厥心力以總其事判府山陽薛公慎推府豐城丁公俊同心協志以董其工洛陽令渭南孫宏暨丞簿環涖其役委倉副使吳春身處其地以考夫力之上下奉行咸謹凡百所需悉太守捐俸以給之而僚屬咸助民聞之欣欣相告莫不罄誠若子趨父事而不召自來焉遂陶甃煉堊以畚而築其址以石而鱗其砌爲虹三洞高四等長四十丈廣四丈自癸亥十月至甲子五月橋成郡人監察御史余之外舅

周公濟謂守之善不可沒而建橋之歲月當紀也故述而命余以記之夫先王之政綱舉目張無一事不順天理合民心是以天下之人無不被其澤者鄭之子產以乘輿濟人取譏後世諸葛孔明之治蜀橋梁道路莫不繕理君子以爲庶幾王政若太守斯舉諸公相之捨及人之小惠爲經世之遠圖宜乎無子產之譏而有孔明之譽矣或者謂爲細故而忽之豈知先王之政者哉矧今四海一家秦蜀滇粵之出入此爲通衢橋之建以達使節邊檄星輅驛騎之便商旅宦游賓貢無阻其爲利也溥矣嗚呼一橋之建而弭百世之患以基無窮之利如覺回其爲政之大者從可知也是宜刻石以永其

傳橋固堅實可久千載倘有匯淵齧蝕之虞作郡者尚以袁公之志繼之

古讓集

河南府學四賢堂記

明劉定之

河南府儒學明倫堂在大成殿東都御史王公暹以爲堂東而殿西則是師生講習之處尊而聖哲祀饗之處卑也乃於殿西隙地復構新堂堂之所祀者康節邵子明道伊川二程子蓋皆其鄉賢得從祀于先聖者也今年予以使事至河南獲祇謁焉退而思之司馬文正公亦嘗居此亦從祀聖宮者斯堂之祀不與何也以蹟言之若必祖父於斯子孫於斯然後爲其鄉則惟兩程夫子爲然而康節自其城來今安樂窩

其遺墟也文正自涑水來今獨樂園其故址也其蹟之均如此至論其德則熙寧變法之初廷爭謇諤學士君實御史伯淳相倡和也元豐退居之際養晦著書阜極經世通鑑資治相符契也元祐更化之秋旋乾轉坤光居宰府頤在經筵相表裏也其德之同又如此是豈可以缺焉而有遺哉明日予與太守虞君廷璽教授鍾君旻洎其同僚諸君語及之皆以爲宜無異辭乃定議更祀四賢其序先邵子次司馬子次二程子以齒列也余爲記其繇且繫以銘曰河洛之中大賢所萃維茲四賢當宋盛際或隱巖穴或起科第或居侍從或正宰揆孰能洞觀三才萬物鞭駕風霆探躡天月曰惟邵子林

下豪傑孰能用世功烈哉魏平視韓富仰儕臯夔而又傳道
 為學者師曰惟司馬廟堂表儀孰能並峙一家弟昆伯若春
 和季如秋清猶夷猶惠可顏可曾繼繼前哲梯階後英曰惟
 兩程聖門幹楨同時四賢百世仰希禮殿從祀遍于海涯矧
 茲鄉里宜有專祠香火堂亭簡編憲几郡侯師生來游來止
 際茲聖明其繼高軌

呆齋集

河南府修范文正公祠墓記

明 徐溥

宋魏國范文正公墓于河南府洛陽縣尹樊里萬安山下其
 子許國忠宣公及侍郎以下耐焉距其西十五里熙寧間創
 慶賢顯忠寺以奉香火而未有修祀事者有之自元守臣郭
 文鵬始國朝因而行之不廢歷年既久公之子孫在吳中者
 若國儁廷方從規輩間來展視輒去而忠宣公嘗置祭田八
 百畝多侵于人祠墓日壞過者傷之宏治二年知府姜昂加
 修治尋被水厄而昂亦移守去矣又二年都御史常熟徐公
 恪巡撫其地瞻拜祠墓慨然太息以為已責於是藩臬諸公
 及知府劉君嚙承奉公命委知縣楊滋主簿徐尹具材召工
 歷數月祠宇一新遂封築其基仍禁樵牧祭田之侵于人者
 悉歸于寺僧覺隆等復范氏之親趙俊者俾同守視功既訖
 嚙以徐公是役不可無紀以使請于予夫三代以上其時盛
 矣孔子猶有才難之歎况後世乎下逮漢唐宋人物之生不

為不多而特出者猶寡說者以諸葛武侯狄文惠公及范公並稱謂其心術之純正才猷之閎遠若符節之相合然必閎異代鍾間氣而後出則其難也誠甚矣惟其得之難也故凡有志於道德功業者莫不仰而師之以為準的生既不及見沒必從而祭之以示嚮往依託之意亦孰非秉彝好德之所不能已耶若夫南陽昌平皆有祠墓為漢唐二公血食之地公之在宋猶二公之於漢唐也今父子邱壠依然而香火之事弗治非國家崇重忠賢振勵名節之意此都憲公之所為倦倦者也且吳中為公故鄉慶陽特其經畧之地皆有專祠今其體息所在宜有重於彼者乃屬之寺僧有司雖有時祀而未著國典都憲猶以為言會改命湖廣以去因并書之以俟他日舉行焉

謙齋文錄

河南府重修灤橋記

明 劉 健

河南府城東門外灤水所經歲久成巨溝其深五六丈廣加三之一有橋以通往來然以余耳目之所觀聞成壞不知其幾蓋灤水之流寒裳可涉而府城地勢北高南下每當夏秋雨集則潦水大至雖江濤之怒不是過宜其橋之難成而易壞也橋舊名和平率以石為脚架木其上雖屢壞於潦水而為費尚少桂林劉公本來知府事因其壞易之以石積數年乃成更名曰中州灤橋其下為石空三而其上復以石欄飾

之行者雖改觀而其費不貲矣余初得其狀于鄉人既病其
爲空太密不能當潦水之怒曾未踰年果復爲潦水所壞橋
壞而劉公已去今新昌何公繼繼之值府境大饑興作之事
不敢言而橋當南北之通衢亦不敢久廢俟民稍蘇乃會同
知王公用賓通判郝公禎徐公景通推官馮公倫與謀曰橋
成而易壞第作之者未得其道耳其試以某意作之遂令匠
氏石其兩岸及底於其中以木大作一空屬之以鐵鱗比若
完木然廣視其溝而深過之其上錮磚三重然後平之以土
石自成化乙巳冬至明年夏僅三時而成視前石作者費不
及什之一而深廣堅朴足以容怒濤而垂永久郡之民始疑

其疎而終服其巧無不頌其便焉何公始以進士爲御史有
能聲其來知吾府尤悉心於公是橋之役石取之廢橋磚取
之廢浮圖木取之市而歸其值以至凡百所需絲毫不以動
民舉大役於困極之時而公私不擾非其才智有過人者不
能而一時官屬領命而趨事若洛陽令張君智受委而董工
若檢校杜君藁主簿徐君隆率能副公之心而究是役於成
是皆可書也余郡人固當執筆以頌而洛之士大夫致仕知
州冀君貴等具始末來請於是書以畀之使刻之橋左用示
郡之後人及官於是者

舊府志

重濬伊洛二渠記

明 劉 健

余自童州時隨父兄經行伊洛間溝渠隄岸卽知爲昔年水利之跡且聞當時水之盛行溉田甚廣惠民甚衆今但廢塞不行耳成化乙巳丙午之際官京師聞吾鄉歲連旱鄉民之以饑死者枕籍于路因扼腕嘆息誠使水利之行如昔年則民之饑而死者寧至是耶自是與吏吾鄉者輒言及之然未有能加之意者丁未夏奉命祀西嶽道經新安之王喬洞見溝水引行岸上時縣境俱旱而禾苗于此獨盛過潼關又見其地昔之水縱橫於道者皆成渠而行稻畦彌望相屬問其人謂得良有司如他郡水利之治治之故能至此余聞其言於是吾鄉水利之念愈切焉蓋吾鄉伊洛二水其鑿渠以溉

田肇自唐時洛渠起郡治西南東侯保分洛水而東曰莽渠莽渠之北又分三支曰清渠曰單渠曰太陽渠凡曰渠末流仍入洛及伊伊渠起郡南伊門口之北分伊水北行至午橋莊與洛渠交而出其上并二支亦名莽渠清渠單渠但以東別之凡三渠俱入洛二水之大可勝舟冬夏不涸故渠道行近水之田將百里皆仰溉焉前代以來興廢不可考國朝宣德初始湮塞不行今七十餘年矣宏治癸丑都憲海虞徐公恪巡撫河南以民屢困於旱訪求水利凡古跡之可復者悉疏以請朝廷特降璽書命大叅四明朱公瑄總其事而伊洛二渠分委河南府知府劉公瓛同知董公琇及洛陽縣知縣

楊君滋尋又委河南衛指揮張公傑督工濬治先洛渠次伊渠凡用夫匠二千七百有奇不數月而工完但閘壩之制分漑之法未備而徐公調湖廣朱公遷撫南畿劉公去爲陝西大叅又未幾汴省分治決河黃陵岡董及張亦被檄去僅踰年而二渠復湮塞如故歲丙辰河南按察司副使濟南張公鶴以治河有績被命專領其事按行二渠遂復委同知董公等督夫匠如前濬之而新任太守陳公宣繼至乃相與協謀卽事於是渠水復通副使心切爲民又雅知水事仍斟酌古法爲之制使可經久每渠障水之入各有壩防水入之暴各有閘而渠之每深下之處又各有小閘閘內之兩傍各有子堰子堰之中各有游渠以均水利於遠近又於洛渠之南大明寺後創鑿一渠東行出午橋之上洛渠蓋併前爲五矣水利旣行慮民之不能無分爭及渠之易於壞也各爲條約示以護渠分水之法又慮民獲水之利歲豐祈報及治水之官行視督責宜有所止復以治渠餘材於洛水南宋邵子安樂窩之右作龍王廟廟之後作廳事以楹計凡二十有一副使爲民之心至是可謂無遺策矣是役之繼興也始于丙辰冬十一月終於次年秋七月雖不能不用民之力而民皆懽然赴之無或後者旣訖工請余爲記余惟朝廷之設官置吏凡以爲民而已民事莫大於農而水利又農之大者伊洛二渠

河南府志

利民甚大湮塞不行者已七十餘年茲之役都憲徐公實創其始大叅朱公繼之憲副張公又繼之爲民之心進進而無已而一時郡邑諸公爲之委任又躬親督勵克底於成賢勞固深足嘉况歷五寒暑動民數千餘而工始訖其費亦大豈可畏然無述於後哉遂不自量爲著始末并余之所嘗切於念慮者刻之龍王廟石凡一時有勞諸執事仍俱列于碑陰庶吾鄉之後人有考焉不忘茲惠於永久也

中嶽廟碑記

明楊守陳

凡物皆有神自天地以及三辰五嶽下至坊庸之類莫非物也而必有主宰乎物者無形與聲至妙不測斯其所謂神乎凡神之功利乎人者八則祀之故周禮以幣柴祀日月星辰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此類皆春官掌之而其他載諸書者衆矣國語曰天之三辰民所仰也地之五行民所生殖也及九州名山川澤所以生財用也非是不在祀典戴記曰山林邱陵能出雲爲風雨見恠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諸侯在其地則祭之非其地則不祭也觀書所言可謂明乎祀神之義矣山高而尊者曰嶽詩云嵩高維嶽是也白虎通謂嶽者角功德蓋演說耳古文嶽與岳同虞書巡狩至於岱宗南嶽西嶽北嶽孔傳謂岱宗卽東嶽泰山而西嶽華山南嶽衡山北嶽恒山也左傳杜註亦與孔同周禮鄭註中嶽爲嵩

高餘四嶽皆同歷世從之惟爾雅以南嶽爲霍山少異餘亦無不同者中嶽在今河南府登封縣治東八里許東曰太室西曰少室而總名爲嵩山又曰高高以其在四方之中而高故云耳漢武帝常登太室從官在山上聞有言萬歲問上上不言問下下不言乃令祠官增太室祠以山下戶凡三百封高高爲之奉邑獨給祠復無有所與自後廟祀不絕或傳像如人至唐封爲中天王宋進封中天崇聖帝逮我太祖高皇帝詔爲嶽鎮海濱自有天地以至於今英靈之氣萃而後神必受命於上帝幽微莫測豈國家封號之所可加故盡去其以代所封名號止以山水本名稱其神刻木爲主歲一祀之

有司行事於是中嶽亦去帝號直稱曰中嶽嵩山之神載之禮典昔胡五峰嘗言天道與人事本同一理在天爲皇天上帝在人爲大君五嶽視三公而與皇天並號爲帝則天道亂矣大君有二則人道亂矣可謂正大之論今我太祖詔命尤精且當實千古之特見可以爲萬世之定法矣廟在太室黃蓋峰下舊殿若九子若四嶽者凡十有六區與碑樓及亭及厨庫及門總七百五十五間皆宏偉壯麗元末兵荒之後僅存百數間餘皆隳矣存者累歲風雨震凌寔始於敝惟寢殿七間尤甚殿中有像蓋國初本主雖設而像不忍毀也成化丁酉大風雨寢殿之瓦墜幾盡棟榱亦多撓崩獨像儼然而

上鮮庇覆旁無蔽遮雨霑日炙且岌乎相壓矣庚子之歲古
 雄侯君觀仕賓以進士知登封縣事謁廟至寢殿拜瞻神像
 惻然傷之輒欲重構而縣政方倣歲又大祲不可以勞費但
 補漏支傾而已又明年政通歲稔民大信之乃率僚吏瞻願
 經營適縣治築垣得埋錢數萬緡或者以為神助因用之購
 材備匠悉撤寢殿而重構之如舊間數且加壯偉其餘亦皆
 繕葺可久經始於壬寅五月朔至癸卯十二月望日畢工其
 邑教諭楊君清訓導新君愉寓書請紀夫政在事神治民二
 者實相須也故慢神則民不安虐民則神不享敬於神者所
 以仁於民也凡神皆當敬而況中嶽者功利萬姓秩視三公

而今縣長如古諸侯登封實當其地禮當敬祀而或視其殿
 宇將隳神像失庇不葺不構得為敬乎君於是可謂修政而
 敬神者矣固當書况君尊父奉璋公今為僉都御史撫鎮西
 陲余故所識而其長兄泰今為進士又余所掄之秀故書不
 辭君材穎邁績用昭宣行且被徵擢之命其他政尤多足書
 以非廟事所係故不及書

楊文
 懿集

環翠亭記

明 閻禹錫

洛陽山水甲天下三塗橫於南嶽鄙巨於北東則首陽西則
 函谷中圍四水瓜分相入邑處士李維恭自少有氣節曉暢
 詩務宣德初為山西臨汾幕僚人忌其能遂拂衣歸歸而卜

築灑水之上構一亭聚書數百卷分區藝蔬疏渠灌藥或投竿取魚足跡未嘗至市井惟教子讀書爲事適余以瓜期拜松楸獲登斯亭臨高縱望洛之山水皆羅几席下幽麗寂寥心爽日豁恍然塵世若遺也維恭請所以名斯亭者余謂之曰余與若試觀乎四圍山之遠者若修眉若寸碧若雲蓋若畫屏峯之孤者若排劍若列戟若玉筍若瑤簪其峰之翠巖相累而下者若馬牛之飲於溪崢嶸相爭而上者若虎豹之登於山莫不聯嵐含輝獻奇呈秀而伊洛灑澗之流乎其間往來不息澗然之聲可以清人之耳澄然之色可以靜人之神山四圍而水合流雖昔人所謂千巖萬壑始不是過盡名之曰環翠維恭躍而起曰此吾之志也夫請卽以是爲記余曰未也夫聳然而峙者孰不知其爲山乎冷然而流者孰不知其爲水平然以物觀物則萬物各爲一物以理觀物則萬物統爲一物今夫山包藏發育其動也安重不遷其靜也動而無動其理與仁者相符也今夫水淵深不測其靜也晝夜不舍其動也靜而無靜其理與知者相契也坐斯亭者俯而讀仰而思對山而靜儀刑則必起安於義理之心不以玩而替謹觀水而觸不息則必思達於事理之念不以荒而廢勤持久漸明知仁合一所謂知周萬物者在於斯道濟天下者在於斯環翠云乎哉維恭謝曰敢不勉旃鄉進士杜綱潘觀

維恭所延偕其子讀書亭中者實與聞乎斯言當不以爲逕庭也維恭之子曰祥曰禮曰珍曰瑤曰琮

縣志

留經記

明 耿定向

嘉靖壬戌余按關西還時暑重勞役夫初行李止兩筥皆偃夫可舉者過華下道長少溟董君惠余古刻石經若干卷余心寶之受載以歸行逾日見役者淋汗喘息惻然省曰節用愛人此非經中語邪寶此厲民殆與此旨左矣習聞者未之實體載此何爲乃解留河南郡學宮與諸士公之吁只此一念醞藉克廣不至淪淪是余之窮經也已固不必盡披此載籍而後謂之通經也洛中故名賢萃聚之都諒多與余同志

者夫

舊府志

後耆英會記

明 王邦瑞

耆英會何以義起也何以後名前有作者今倣其義也厥記惟何相儆戒示不忘也昔在宋元豐間文潞公留守西都富韓公與司馬温公皆還政居里潞公慕唐白樂天九老之會乃集羣公之老而賢者十有一人爲耆英會仍圖形於妙覺僧舍温公爲序其事迄今垂五百年洛中猶傳之以爲美談固吾洛人之所崇仰而歆慕者也方今聖人在上海內又安吾輩得以優游田野歌咏太平皓首蒼顏同躋壽域可謂幸矣因仰前修竊取其義亦置酒尚齒相約爲會雖勲業位望

河南府志 卷之八十三
不足以擬前代諸賢顧所以爲會之義則一也温公序謂樂天之會志趣高逸潞公之會樂善無厭又謂洛中舊會尙齒不尙官爲風化之本由是觀之前輩之心術氣象其義甚高大約可想而得矣今吾輩生同理少同學壯同仕老同歸隱矧有昆弟姻婭者其義亦素厚矣而又同際於一時燕集於一堂衣冠偉然俎豆具設顧不有義存其間乎是故必規過勸善以相益必開誠敬直以相與必共休戚通車馬以相恤必虛心強恕以勿施其所不欲則不徒得會之文而實得其義於潞公何讓焉山人迂拙得叨從諸公後每樂聞其議論而得其義之所在故爲之記曰耆英會者以義起者也夫以

義起則今之可傳於後猶昔之可傳於今也夫奚疑同會者爲羅溪詹公椿兩岩李公天倫東穀孫公應奎梅亭于公淳野雲劉公成學嵩少李公天成任村戴公榷暨山人爲八人岩公又繪爲圖山人作記亦用元豐故事山人者誰鳳泉王邦瑞也同上

孟津縣遷城碑記

明 王邦瑞

嘉靖乙未之春予道孟津舍北署河水嚙廳事殆盡波聲震撼几席間令人食不下咽回視向之民居櫛比鱗次者皆蕩蕩然水中是時議遷十餘年未就因賦詩而去越七載再渡孟津稅駕新邑城郭閭井奠厥攸居縣令邢君倫振其聲教

百姓生生然有新之樂爰周咨度用爲喜康邢君又述改邑始末乞志之石粵稽孟津古名地也禹貢導河至於洛汭武王觀兵遂成大業春秋以來更置不一國朝因元之舊南距山北濱河卽以垣屋爲堤岸勢甚阡危初河趨北岸南之勢緩可無虞也嗣後河浸南潰每暴雨愁霖洶濤迅沛或上流滔天昏夜驟至日不及瞬濡首在前百姓奔呼蕩析莫知其極雖曲加隄防與水爭地其何功之有識者口謂當遷而橫議迂心乘舟莫載至於壬辰夏六月夜水大溢壞襄縣郭民始震恐咸黜乃心而圖遷之議決矣時縣令曾君釗陳利害上之巡撫都御史簡公霄巡按御史蔡公燾又謀及藩臬謀

及守長謀及父老謀及卜筮咸從乃具疏以聞遂蒙俞命於是郡守黃公烱度地得舊城西二十里名聖賢莊者去河遠而土壤良乃用牲焉時分守少叅任公維賢旣而張公問行爲之經營規制勞來羣黎太守張公承恩實綜理之乃委別駕韓公漑往督其役於是壇壝城郭縣治學校公署民居一切民社之務秩秩具舉使以佚道而民罔告勞酌衢巷之地授民取直以充用而民不知費經始甲申春二月訖王於夏五月然肇造之初比屋未集潤色未遑繼以分守少叅李公宗樞大叅馮公亮分巡僉憲翟公鎬呂公懷健屬之郡守鍾公鑑復申命增飭之時縣令王君堯弼任其事殫厥心力罔

有遺謀陋者崇之隘者拓之闕略者補之若祠前哲以遵化
樹仁愛以表坊邊捷徑以周行合市廛以致衆是以四民悅
聚轂擊肩摩迄於今遂爲絃歌之區云夫古之君子任天下
之重也一夫不獲時予之辜故與之捍菑恤患若在其身孟
津之圯於河也久矣吏茲土者非一人視其民之胥沉議及
十餘年始克遷者豈非任重者有待然乎抑安土重遷古以
爲難盤庚之遷也亦惟河患至用天子之命紹先王之烈而
大家世族聒聒逸口乃三詔與申以代斧鉞而後正位綏衆
克有嘉績今孟津一舉而遷賴皇上明聖羣公宣力豈非斯
民之大惠哉且孟津河之要害也禹導河自大伾折之而北
今觀孟津而上河行山中故道有常而下岸高地舉土疏濬
曠故三代之後河自南徙至於徐兗之間決裂變遷橫不可
制是以北地無復有河而南北鄰近諸郡隳城郭厄運道漂
廬舍壞田疇者無歲無之殷憂厯於宵旰徵調疲於閭閻此
其患獨孟津耶今孟津已遷而不知南北諸郡何策以安之
以東南諸郡視孟津其患又何如也嗟乎炳幾先物者存乎
知利用厚生者存乎仁圖難決策者存乎勇是役也不以數
百年之安而逆其必危又不謂開防作無益可謂智矣脫昏
塾於康衢可謂仁矣不惑險膚而毅然任之迄於有成可謂
勇矣一舉而三善集焉是可記也

宜陽新增築甌城記

明 王邦瑞

政大者才舉之也功成者情率之也患亡者幾先之也思遠者惠深之也政莫大于築城以保民功莫大于成政幾莫先于安知危惠莫深于遺民以安四者仕之美也宜陽古韓封中國之樞而天下之機也故爲縣實郡云地險雖同而舊城未飭土築數版積久漸頽是以樵牧竇越草蕪油油而齊也司君來尹下車慨然而嘆曰做哉城郭以保民也民心固則寧思患豫防之道也吾將圖之既而年屢不登則又隱民之匱以待可爲丁丑之秋天降淫雨復隍者半耆老相聚而言曰令公且城我以居又不忍我之殫也往年顛踣其孰忘之蓋悉力以從事于是率拜庭下而請成命司君曰爾衆之情也余之情也迺卜日以戊寅春正己未經始焉因山剝石分治甄旋而民不知其費更番衆使勸力緩刑而民不知其勞經理密察趨事子來而民不知其難藹麥旣至恐其弛農時也則罷工驅民民罔用散遂以八月己巳落成布基以石徑圍以甌甃爲甌門崇爲複樓周以鋪舍望之始有凜凜之規于是上嘉其績而民樂于室咸曰城不朽矣思公之功城之朽矣思公之名蓋先時嘗有治是城者矣大作者憂覆餗小補者思假虞承頽因陋覆土藉茅務爲旦暮之計以濟漁獵之心是以後工未興而前工已壞民怨且未已也匪惟無功

此何謂哉才之不逮而民情之未一也昔在壬申山東盜起禍延洛下此則避城逃藪流離破蕩顛踣之至也為民父母而俾民隱罹危機民何思焉蓋坐積薪者不知火之自下起匹夫在溝中必有推而內者幾之未見而惠之未廣也予故曰政大者才舉之也功成者情率之也患亡者機先之也思遠者惠深之也於戲山澤有流變之機士木有顯晦之道若夫相時以治廢因舊而加新俾不墜厥緒而吾邑永賴此尹民者之責亦司君之心也司君名放字繹之澤州人是役也縣丞李君尉黃君亦能襄之李名銓鄖陽人黃名翱成都人請予為記者則邑人太學生王君綸率其士民者也正德庚

辰十二月廿一日記

縣志

伊洛書院記

明胡謐

伊洛在河南居天地之中自周營漢都後代或因之或為會府然直名勝地耳至宋兩程夫子出於斯祠墓在焉夏縣司馬公范陽邵子寓於斯獨樂園安樂窩在焉關中張子則以邵程咸在而屢造焉之數真儒萃處一時斯地乃得與洙泗並稱為學道淵源之所蓋所謂西鄒魯也故自宋以前建學以儲養額徒與他方等宋季逮元則有鄉人溫格孟同薛友諒數輩別建書院曰同文曰嵩陽曰潁谷曰伊川曰洛西專祀兩程子司馬子邵子張子併程子之所師營道周子所流

傳新安朱子廣漢張子東萊呂子及覃懷許子凡十儒以聚教族姻鄉閭及四方來學之士蓋表其地俾諸闕里且冀賢才之盛如昔也其爲風教之助可謂至矣國家旣內設國學外設郡縣學及社學且專憲臣以董之其於通祀常教固皆振舉罔或廢墜然諸舊遺書院以不隸于官如同文嵩陽潁谷三院皆蕩然靡存伊川洛西二院間雖修葺亦日入於壞將俾前人育才之意泯矣前提學吳君伯通深以爲念白諸前撫李公衍議允乃檄河南府以伊川洛西舊院命所司葺而新之而同文嵩陽潁谷以故基莫究別相得郡城南五里而近洛河之陰安樂窩遺址併其傍隙地餘三十畝總建一書院以代之時前郡守劉侯本實司其事集材鳩工中後各爲屋南北七楹東西六楹左右翼兩廡其楹倍之前豎二門各東西四楹南北五楹繚以周垣經始于成化己亥冬又明年秋將訖工而劉侯擢貴州叅政去今守郡何侯鑑來嗣厥任凡所未備者悉繕完之命前教授徐昌具營建顛末而請吳君題額中曰十賢祠祀前諸儒後曰講道堂左曰主敬齋爲師徒授肄之所合而顏之曰伊洛書院蓋兼舊遺諸書院之意也而以記文遜謚爲之謚謝不敏未敢執筆吳君俄以憂去今提學石君淮至仍白諸今撫都憲趙公文博議亦克合乃命所司肖所祠十賢像而位次則據草廬吳先生所著

洛人張順中十賢堂記以為序擇日安慰如禮每月朔參謁
 歲以釋奠之明日致祭著為儀遴屬校生員若民子弟之穎
 異者居宿以專業校官輪次蒞教郡僚以時督課焉且申以
 記文見屬辭不獲夫舉天下皆設學而教以先聖先賢之道
 者蓋欲天下之人皆學為聖賢也詎直拘其所產所寓之迹
 哉然彼古聖賢世之相去也久地之相距也遠孰與伊洛諸
 儒之迭起近代其聲光氣澤之遺尚足以淪浹鄉之後人取
 法尤為親且切即此實前人之建書院與今日諸君子協成
 斯舉之至意也自今凡教于斯學于斯者尚求伊洛諸儒之
 所論述以上探洙泗聖賢之心法而凡一言一行必循諸淪

浹之餘而無或悖焉則夫將來之造就其有不優入其域者

哉於戲地皆鄒魯人皆聖賢實繫所教所學以克致之耳謚

竊願與凡有事于斯者共勉焉

縣志

重修文廟記

文多缺蝕為存其略

明 孫應奎

嘉靖六年四月乙巳劉侯以司馬郎中出守河南釐弊敷惠
 於下政通民和乃飭修文廟越七月而告成郡宦遊者率郡
 士肅耆舊從侯詣廟禮行釋菜以落之維時兩司馬率郡
 士改觀士庶齋會咸謂侯崇儒重道急先務也既卒事其從
 事師儒請紀成績余謂孔子之道萬古一日也廟之葺復
 儒教以揚聖化□□□□矣至侯成功視昔備焉華而不

靡固而不陋規度周詳圖惟永久勞亦可尚已其視以為書
 期會為急鳩材集工為嫌安於故常重於興革者不佞矣侯
 名漳字允濟號南泉關西蘭州人治郡有聲政光風紀他如
 毀口口元聖祠口口而口貞節事皆可為訓也侯之善政固
 不可謂不在是而謂善政惟止於是非知侯者也故書之以

識歲月石刻

司臺守令善政祠碑記

明 孫應奎

自古言治者稱堯舜善宜民而湯武不傲時故詩曰魚潛在淵或在於渚言理無定處也因之革之益之損之貴宜時以利民也今孟津北濱大河縣屬河南府地狹民貧戶口僅足

以當鄰邑之半且大渡之船歲時辦二十餘隻舟師弓兵額辦百名驛使旁午交馳於道民已不堪其勞瘁矣而又先年編驛馬五匹入峽石義昌走遞後改前馬入周南驛四匹函關驛一匹供億益繁卒使勞憊者無寧歲餽餉者無停積故民紛紛塞道控訴此實利害切身亦不得已而鳴也戊午年巡按楊公右河觀風孟津深念邑小差重心甚憫之詞批懇至事竟不行壬戌歲邑令東平馮君嘉乾至首詢閭閻疾苦既得其實乃毅然以拯濟斯民為己任遂懇請於巡撫胡公石屏分守姜公鳳阿二公保釐深仁濡沾中土痛茲民隱若有一日不容自安者馬匹即已議准掣回然猶滯非編造之

年止令孟津辦價解驛代平民僱負民感之如脫湯火而更沃以清冷之水甲子歲適審編之年馮君復舉而申之署府事二守蒲坂史君少山卽呈白高陽劉公得菴會太府同州李公臨郊至後先同心極贊厥成劉公以少叅分守本道批准轉詳未舉而去之分守署道惠菴耿公下車謂有司長吏更易不常民困於苦差顧乃歲玩日愒因循坐視其如民命何哉遂極力移文驛傳道安陸楊公次泉亦惻然思以拯之卽於甲子歲呈請巡撫遲公胸膈巡按顏公冲宇二公咸剔隱蠹以振廢卹民窮以宏休俱蒙批准周南函關二驛馬缺以編剩銀兩撥補孟津縣原馬五匹遂令盡數掣回走遞至

於驢牛頭隻仍令應役是去其所甚重而以輕省者役之用舒民力余因知諸公保民大政足奠民生庇國脉蘇一邑數千家之困而垂百世之惠是仁不掩義安不使情寬不至縱以光明俊偉之心行均齊方正之治良法美意可以勵庶官而小民得以免逃亡之患也猗歟休哉惟時鄉官縣丞梁橋監丞楊金知縣陳邦瑞王天敘舉人甯科李根牛應宿閣學生員陳馨李遇春楊守祿陸坦王畿坤等及鄉民張隆王萬趙仲韋蔣仲芳等思諸公之德不忘乃備書事之始末屬余爲文建祠立碑用垂不朽是德生愛愛生思思不已則頌聲作而祠之所由建也祀德者庸非民情之至公乎故識之

重修洛西書院記

明 教 衡

永寧縣知縣于公重修洛西書院縣丞李讓遣教諭姚恕具
 其事實復致其命謁予為之記院舊有記雪樓程公所撰院
 在縣治東北地勝而清曩無塵囂之雜於院為宜元學士薛
 公友諒之所建也其先君庸齋嘗立義塾以講道于茲邑人
 多被其指教公亦得以親承其訓復擢官翰林乃不忘乎親
 作書院以繼前志設禮殿以尊先聖先賢燕居之像構五賢
 堂以祀伊洛諸儒復以其事聞於上勅賜院額為洛西書院
 堂為伊洛精舍並置山長以職教事由是禮讓興行人文宣
 明人以公之是舉忠孝兩全院既歷久漸入淪廢元統甲戌

邑判完顏光祖加修葺之功國朝宣德紀元之明年河南僉
 憲劉公咸按部至邑四顧凋敝重加修葺然盛衰興廢則繫
 乎其時與其人之何如耳景泰壬申于公知縣事暇日至書
 院見殿陛廊廡日入于敝肖像日加漫漶慨然興嘆志欲修
 復計歲入之俸命耆老王弼等集財募工自殿而廡自廡而
 門完固者存之摧敗零落不可支者撤而新之前後基趾甃
 以磚石又命埏塑設色之工重修宣聖及四配之像先時堂
 廢因時制宜以殿之東房為五賢堂西房為二妙祠十哲未
 有位次公則選五賢二妙列於東西二廡以十哲位于東西
 二房并乎有條倫序不紊巍然翼然規模宏敞聖白丹碧燁

焯焯煌煌照耀于河洛之間遠近瞻仰煥然一新萬口一舌咸以爲一時之盛事也文苑士之有學行者訓迪童蒙使之灑掃應對進退之節禮樂射御書數之文以漸而造夫高明宏域也然其用心若此者得非追薛公父子翔始之意乎至若長洲之上重新禹廟亦無非尊洛書所出而繼薛氏創蓋之功或曰公之政務何汲汲乎於此乎吁是未知公之用心者矣書院乃講學淑人之所非修葺而光大之則薛氏所爲索然萎爾徒爲陳迹豈仁人君子之意哉其賢勝於人如此視彼以簿書期會爲急務聽訟征輸爲能事者可同語哉公名淵字德深山西石州人通經學有文章居官布政能爲人所

不能其家世業儒子坦游郡庠以禮經中庚午鄉試功名事

業遠大未可量皆足稱于當世景泰壬申冬十月朔日

縣志

伊洛淵源祠記

明 陳宣

河南二程夫子之闕里蓋自周公卜宅歷代相循爲都其山川磅礴鬱結而秀發者殆盡猶不足以當之必若兩夫子者上接孔孟之傳下啟來學功垂于後世而後爲慊而足也宏治元年丙辰宣來守是邦輒更鄉賢祠再復九賢祠兩夫子皆在焉然泛而不專也繼又刻其全書與海內學者共之專矣而猶有所未盡也是歲之秋爲十有二年己未始勸洛人之志道者朱永昌等溯淵源祠于西郭洛陽門之左中設兩

夫子位以謝楊游呂輩爲高足弟子凡八十有三人列其位東西配之如孔廟制極簡朴象意也工畢躬行釋菜禮邀洛之士夫以享神餘前日過洛有不得以盡其誠者皆于是乎得以瞻謁祠下而宣平生景慕之私亦於是乎少盡矣是豈小補也哉

舊府志

復九賢祠記

明陳宣

宏治戊午二月上丁予以有司知釋奠先師率諸庠生潔清殿廡至東廡之南壁下見有像如人立予回視久之不能去進諸生而問故吳生鵬翬曰河南故有九賢祠祠有石碑刻九賢像於碑上今祠廢碑移於戟門右明年己未夏四月乃

督義民孟海等復九賢祠於東郭之與地遷其像碑於祠之傍夫九子之賢平生著述裨益於世薄海內外無不知之其無在於祠與像也亦審矣而圖之者亦以盡吾心焉耳苟無是心雖祠與像百世之下吾不得而知之矣遂歌之俾洛人得以世祀而侑焉歌曰麟不長出兮傷路河不長清兮涇以涓涓五星奎聚兮泰以其彙萃羣賢之精英兮光生百世琢石象賢兮中州塗墍凜凜曠世之人兮猶有生氣

同上

二程夫子祠堂記

明于範

斯道有統二夫子承之維是洛土二夫子生焉乃未建祠實有司之缺也範爲此懼乃作廟謂偏側不足以妥神靈隘巷

不足以來瞻仰得城西關廂民舍數十丈乃厚價構之廟而後敬像而後禮人情也乃作正堂五間六楹七楣中尙二夫子像謂及門諸賢皆有功斯道乃作兩廡十間以翼正堂求諸賢各姓置木主焉謂寢廟必宜深邃乃立周垣乃作重門各三間謂諸生當肄習其所乃作講堂于廟後亦五間六楹七楣謂生徒當有所棲乃作號房於講堂東西謂香火無所司乃延黃冠結廬于側恐其衣食罔資乃置田數畝于垣外廟必有祭乃作祭器祭必有期乃定二八月望日禮必有儀乃准春秋卜祭爲之其未備者次第舉焉功成有記乃立石

正德庚辰八月朔日

石刻

周公測景臺暨新廟記

明 陳鳳梧

登封縣東南三十里有先聖周公測景臺迄今二千餘載巋然獨存考之周禮大司徒職曰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陰陽之所和也蓋周公相成王定都於洛立土圭以測日景求地中其制度精審有非大聖人不能作者先周公而聖者曰堯舜禹湯文武達而行道於上後周公而聖者曰孔子孟子窮而明道於下惟周公以元聖任行道之責而兼明道之功觀之六經則可

知矣孔子之道實傳之周公故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
夢見周公自昔論大聖人者必以周孔並稱而漢唐以來祠
於學宮率以周公爲先聖孔子爲先師自後尊孔子爲先聖
而學者不復知有周公矣故愚嘗欲建議以周公孔子並祀
於學而未之舉也已卯之冬承乏泮臺明年春公牒稍暇迺
稽圖經得所謂測景臺者亟檄有司葺其頽壞芟其煩蕪以
復古制臺之北舊有周公廟久而湮廢復令重修之殿廡門
墻煥然一新扁曰先聖文憲王廟蓋唐所封爵謚也迺遣儒
官祭告仍著爲定式歲以春秋次丁有司致祭如儀庶以表
元聖之制作而係千古之瞻仰云爾宗德報功豈止於是哉

有司請文紀其事謹拜手稽首而爲之書其承檄修復則知
縣韓錫典史李崇學也而觀星臺在廟之北相傳亦周公所
築因竝及之以傳疑云石刻

唐梁國公狄文惠祠墓記

明王騰

洛城東二十里白馬寺左有石題唐忠臣狄梁公墓余少讀
唐書列傳知梁國文惠公爲并州太原人舉明經官至宰相
又嘗於洛京朝市圖見有狄仁傑故宅蓋卽武后幸三陽宮
王公皆從獨賜仁傑第一區迺知文惠公仕唐家洛故卒葬
洛顧其子光嗣由地官員外郎累遷揚州長史景暉魏州司
功叅軍孫兼謨及進士第以秘書監歸洛遷東都留守而其

卒皆不耐塋豈年世殊邈落寞弗可考抑祀事罔修夷沒爲禾黍地也迺若公之墓歷五代宋元以來巋然獨存書石路傍過者張目卽見卒未聞有拜墓下者矧祀事哉嘉靖乙未巡按侍御觀風來洛道過其石驚顧駭愕曰唐社稷臣營魄乃載是邪明發晉郡守張公於堂圖修祠祀張公慨以爲己任顧屬多錄錄無可以與國典者遲明年馬君以進士令洛陽遂移檄屬之馬君躬蒞考度於石邊方得古廢寺舊基鳩工掄材建祠宇三楹用安公之神明前中門再前大門各如祠數啟往來游憇者周繚以垣墉以閑樵牧又於均徭內審僉門子一名俾專扃鑰埽除其祠之典准故事於春秋二次

丁舉行工一月告成君子曰祀國之節節政之成先王慎制祀以爲國典茲建祠以崇賢敦祀以立教勒石以昭述合於先王之法矣匪獨侍御君能振其風紀守之政令之才亦旣有徵哉馬君遣吏屬余記夫文惠公爲唐一代名臣歷履勲勩載史及本傳嘗自著論議數千萬言李邕收之別傳非今可殫言者獨惟夫武氏以妖妣御極乘唐中衰操殺生柄劫制海內而攘神器公於其時蒙耻奮忠卒勸寤以復中宗引張柬之輩去二張全唐社稷偉哉回天之力蓋世之功也呂溫頌其取日虞淵洗光咸池潛授五龍翼之以飛君子以爲名言范文正公稱公爲子極孝爲臣極忠剛正之氣根乎誠

性見於事業又曰商有三仁弗救其滅漢有四皓正於未奪
武暴如火李寒如灰公心哀傷極力挽回天子既臣而皇天
下既周而唐七世發靈萬年垂光夫惟其心術才猷之同故
所稱獨至如此司馬遷謂三晉多權變之士文惠公固達權
識變者即其所稱忠義豈少哉忠義豈少哉余既記其事復
書此以足史闕文

石刻

太師諡文靖劉公祠堂記

明 温如春

嘉靖五年十一月六日少師致仕晦菴劉公卒于家享年九
十有四訃聞上震悼輟朝一日贈太師諡文靖遣官祭葬如
制嘉靖二十年考覈一省鄉賢公居首欽准立祠因無高阜

官地延至嘉靖四十三年巡撫賈岡遲公巡按冲字嚴公據
前案命有司修建歲時舉祭永爲定規祠成於四十三年八
月一日萬歷甲申厥元孫生員劉志選請春爲記春公之甥
孫也安敢辭謹按公姓劉氏諱健字希賢別號晦菴其先河
南太康人曾大父諱紹祖元順德路總管配翟氏大父諱榮
配曹氏父諱亮永樂庚子舉人仕終三原縣學教諭配張氏
繼白氏以公貴三代俱贈如公官配俱累贈一品夫人先是
總管公卒值元季兵起翟夫人同弟居理居瑞携子榮趨洛
陽依所聘婦翁曹夫人父某以居遂爲洛陽人榮生亮亮任
華州司訓公白夫人出也天資穎悟尤篤嗜問學爲文不事

浮華務求至理以究聖賢之蘊景泰癸酉舉於鄉嘗與洛中名士閻公禹錫白公良輔論學海內咸謂伊洛淵源有人天順庚辰登進士選庶吉士壬申授編修以憂去成化甲申修英廟實錄成陞修撰丙申陞右春坊右諭德丁酉修續資治通鑑綱目成陞左春坊左庶子丙午陞詹事府少詹事命祀西嶽明年陞禮部右侍郎兼翰林院學士簡入內閣參豫機務宏治改元勅知經筵事陞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凡朝廷大制作皆出公手甲寅加太子太保武英殿大學士復賜玉帶麟袍與西崖李公木齋謝公同心輔政海內晏然稱治修會典成加少傅兵部尚書謹身殿大學士藤孫成恩爲

中書舍人癸亥加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華蓋殿大學士贈三代悉如其官孝宗大漸召至御榻前與李謝同受顧命握手歔歔至不能語正德改元力贊新政期於正始以成宏治之盛而逆奄方恣橫屢阻抑之不果天下之人曉然皆知公之心在社稷弗克展相與扼腕太息而已於是公遂以老乞休累疏得請許乘傳歸復荷璽書褒諭有金石完節世以爲難載籍所稽良不多見之語極爲一時所豔稱其典文衡尤號有知人之鑑主考兩京鄉試者二同考會試者四主考會試者一讀卷者二海內名士多出公門下所著有晦菴集若干卷藏于家世宗入繼大統改元嘉靖特賜存問及公

年九十復遣巡撫重臣齋醮書束帛餼羊酒尊慰之再三廕
孫成學為中書舍人越四歲乙酉公年九十有四無疾而終
世宗震悼輟朝一日賜祭九壇贈太師諡文靖命工部營葬
如儀嗚呼盛哉公以耆碩受知聖明位躋元輔建立之大卓
然為一代名臣忠義在朝廷名望在天下動業在史書傳之
百世不泯茲因欽賜專祠故詳公之始末以垂不朽云祠建
在府文廟西官路北向南大門三間內東西廡各一間二門
一座內東西廡房各三間堂三間堂之後空地一丈二尺東
西闊二丈五尺南北長十五丈一尺周匝墻垣基址俱在祠
地丈尺內動支本府庫帑二百八十兩修建祠地價買張策

等各有所存照督工官本府照磨孫善繼本縣縣丞夏廷
祿嗟乎春敘是記也有深慨焉蓋公之相業人皆知之而公
之清介則人或未悉也今觀公所遺堂宇正庭止三楹東西
祠堂書舍亦各三楹而其田尚不及五頃子孫蕃衍僅能糊
口其清介傳家如此宜其永永不替云

舊府志

明少保王襄毅公祠記

明 王宏誨

國朝稱社稷臣者嘉靖中蓋有宜陽王公云公以兵部尚書
罷歸十年復起原官協理京營戎政無何卒上震悼下禮官
議卹典贈太子少保諡襄毅行人護其喪歸勅有司營葬城
諭祭恩禮加隆焉隆慶間天子褒卹忠誼詔卿大夫死

勞勛最著者有司得專祠於鄉於是巡撫都御史李邦珍
按御史楊家相采輿議檄所司專祠祠公焉而公之伯子
司寇正國乃以記屬予予嘗上覽西史參之家乘乃知公之
所以受知肅皇而得稱社稷者蓋有由矣然公之巡撫寧
夏也寧夏介在河曲三隅逼寇烽火貫四時營至嚴號令謹
斥堠招携降虜數百人及寇聞警則奔竄寇悉虜皆乘水
一入輒失利遺其首而去終公之在邊也雖塞而飲馬公
乃益修邊垣二萬餘丈水洞墩堡有餘所築山數百畝又請
於花馬池建學堂師如中衛例夏人至今頌之上用是知公
名遷南大理卿入為兵部右侍郎尋改吏部適大虜擁衆入

犯直薄郊關分命文武大臣防守京城公乃以吏部左侍郎
總督九門得節制便宜行事時變起倉卒人心皇皇公首疏
五事以請復勦營兵部外示決戰啓門內避寇者中外特以
無恐焉屬倖帥仇鸞陰導虜入而陽倡義勤王握重兵不動
公疏切責鸞督戰甚力指揮軍中四十餘日夜不解甲虜退
以公署兵部事兼提督團營公憤營伍積衰之弊議更制其
畧曰兵散無統十二營非制也請合為三大營選任邊將久
行間者以備操練又寺人典兵大辱國請斥去上納之著為
令既乃改公兵部左侍郎尋拜為大司馬公自是益以安攘
為己任諸所條奏咸鑿鑿上一意虛已聽之而是時鸞自負

提兵入援功虛矜怙寵與分宜相及中貴有力者內外比周得拜戎政主將睢盱朝著間獨不便公鸞欲節制九邊總兵公不可欲易邊將不附已者公不可欲寢薊鎮邊垣公又不可最後鸞藉口提兵出塞一大創虜實欲肆爲奸利公曰大夫昔尾賊不以一矢相加遺遠討之謂何有細在兵有大在邊禍心叵測矣遂上疏劾鸞跋扈無人臣禮不報鸞終憚公計沮日夜求中公適公條上五事中多責備鸞鸞乃與分宜及前所草典營諸中貴人交譖之中公竒禍賴上明聖察公無他僅免歸公去鸞益橫以反狀伏誅上始服公先見拊髀思不置每謂公才如余肅敏爲社稷臣云會協理戎政員缺手詔起公甫復任踰年竟以勞瘁致疾卒惜哉公諱邦瑞上起公時嘗更其名爲邦竒尋仍舊字惟賢自幼儻負竒年十四爲郡秀才異等嘗上弭盜十四事郡守大異之如洛陽生云登正德丁丑進士選讀書中秘以藩戚例出爲德州守例解晉留都銓曹郎歷關內督學僉事副使叅政遂超拜都御史巡撫以至今官中外咸赫然有聲語詳碑誌紀傳中不具論論其關社稷功大者如此嗟夫以肅皇帝之明始終知公不可謂不遇令得久居本兵十年之間必有大可觀者乃不免中罹讒間膏澤尚屯君子所以致憾於昊天之寥寥也考之祭法德施於民祀之以勞定國祀之能禦大災捍大患

祀之公實兼焉今日專祀之典豈非質諸輿論俟之千萬世
之公議咸協諸義而協焉者乎祠在郡治附陰西陽堂凡三
楹門如之翼而廊重而堂備而厨而庫罔缺制誥遺籍在焉
經始於隆慶辛未春越秋告成邑長吏歲時致祭徵記者爲
公之仲子正直嘗從予成均予於公有通家之誼卽不文何
可辭爰誌其始末爲樂歌以侑神焉其辭曰嵩高兮崢嶸河
洛兮澄泓中有主人兮卓綽娉婷鞭風霆兮撻犬羊逆龍頷
兮剪梟獍芟荆榛兮宿莽雜辛夷兮芳蘅蘭宮兮玫瑰垣蕙宇
兮瑇瑁靈何爲兮夷猶蹇淹留兮中州擊鼉鼓兮椎繭牛耀
靈匿兮心煩憂望三塗兮長驚乘天室兮返顧酒其灑兮解

醒欒槍掃兮清路靈之來兮騷文螭佩虹劍兮光陸離歛歛

去兮將安歸鸞與翔兮鶴與飛提天綱兮補地維獎忠魂兮

永無期

縣志

西川尤先生祠堂記

明 楊東明

西川先生倡道伊洛蓋粹然醇儒云先是御史臨川周公行
部至洛訪先生之故居而拜焉曰先生宜從祀學宮疏奏不
報於是門弟子私議蓋祠於鄉以慰通國景仰之意遂白其
事於當事者而建祠之議以定此百世之彝典豈非先生之
道之在人心有不可磨滅者與祠卜於洛城西關坐坎向離
蓋郡邑公以官田易民宅爲之祠凡三楹左右翼室如其數

祠後爲講堂七楹以備門弟子及後起者之會講於斯云祠之工費捐自郡邑及四方同志者而率作布置補所不足則西泉劉公暨育吾李公也工肇於萬歷二十四年之四月二日至歲終竣事適余有關中之遊過洛謁先生祠下西泉諸公屬余爲記余私淑先生久矣弗敢辭余惟聖人之道猶植木然不培其根固無以達枝假令枝有不達亦惡暗根之能培也蓋合內外徹顯微物理爲然而何疑於學自姚江開良知之學令天下學者知吾心之靈明卽道無事遠求此培根之說也世儒失其意旨遂重頓悟忽漸修動談奧渺而踐履實跡借口融通而幾乎無所忌憚指其事而責之則曰吾和其光同其塵焉耳吾之良知固爛然不昧也嗟嗟以是爲道是枝葉瘁而本實先撥者也豈非學問之大蠹歟先生學本良知而不敢信心遺行以徹悟則洞晰乎天人性命之精以躬行則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際晚年充養完粹渣滓消融宛然有明道先生氣象而進乎恭安之境先生其內外合而顯微一者乎故其著爲語錄言近指遠辭平道大卽任放誕無所事學者讀先生書莫不心悅誠服焉則先生之於道可知矣故論先生於往聖爲宗子之正傳論先生於時賢爲對症之藥石此卽如侍御從祀之請大足增輝俎豆而區區一祠惡足以盡先生哉抑余猶有說焉凡營建者紀歲時列顛末

詳規制俾後人有所考據不至湮沒此作記本意也然堯舜周孔之所以不朽者其在記乎抑有出於記之外乎是故建祠以崇祀而祠有時圯作記以永祠而記有時湮其惟紹先生之心法世守勿失斯其爲祠也不依形而立其爲記也不賴言而永矣敢以是爲同志望刻石

創建曹月川祠記

明 孟化鯉

月川曹先生倡聖學於永宣之際澠池其故里也而祠僅一楹石侯顧瞻嘆曰湫隘若此非有司者責乎會按臺侍御陳公移檄拓大於是卜地東郊中創三楹繪塑以像周繚以垣規制畧備矣將復修翼室而侯且有留都之擢乃以前田侯

得請於按臺三十二金封識官庫俟相繼者完所未備而潤色之而前後則皆侯捐俸以成用意亦良殷矣於是借學博諸生過新安以狀屬愚爲記惟先生之生也家邦胥化悅服之霍蒲人士方嶽重臣之禮敬之也不敢遇以屬察其沒也或曰百代真儒或曰本朝理學冠冕迄今二百年君子淑其緒小人頌其休而疏請從祀爭刻遺書廣其傳者踵相望夫豈先生有求於天下後世之人天下後世之人有私於先生哉蓋先生崛起兵戈擾攘之餘首取六經八子書深繹而實踐之而聖學賴之以倡夫學惟實也故愈久愈光愈光故實學愈重於天下而世之推尊先生也愈遠而愈益勝且

斯祠之作凡登降堂階者能無有感而興起乎此又侯與侍御風厲後學意也寧獨以崇前賢而愚因是竊有慨者三孔孟演虞廷之傳又千餘年而周程續之曰太極曰識仁蓋得一貫積義之學之宗者此學不明即終身從事恐不免義襲宜行愚觀先生以太極為立本而求至乎聖人之道以參天地惟心而謂心非血氣兩言者濂洛遺旨也乃或但稱實學而不察其宗徒據門人諸纂為騰評而不究聖人之所以評人物也要亦未為定論聖門四科必首德行顏不違仁尚矣其次若閔若冉孝敬自足取信至伯牛獨以疾見惜而齊魯論語六經舉無片言隻行可考乃儼然廟廷七十子且多讓

而坐此何以說也先生念念實學孝敬尤人欽服令得聖人而事之當居德行之科又况敷政作人博貫編削視無可攷見者稍殊如謂彼為夫子所取則先生天下深服篤信誠非阿私所好者而從祀尚格其請吾又慨議禮家叅對盈庭國是卒無從定也叔季道微即一節義一孝廉之褒表每視豐約為幽明不則亦必借有氣力者為之推挽先生祀典坐此濡遲曩愚敘錄粹謂是於先生無加損然世道人心繫之能無慨乎愚也重感學政之哀深嘉侍御兩侯斯舉又幸先生久而益彰也特為之記且以俟議禮者考焉

條鞭法記

明孟化鯉

海內行條鞭法者多矣新安則自我侯曾公始侯自甲申來
宰新邑事約已愛民凡涖官行政載在令甲者釐然具舉已
迺洞燭吾邑征輸蝟起訖無畫一之法徵納曰大戶歲用百
千十餘家供億曰里甲歲費不貲其狡黠則倚以爲奸弊孔
百出閭閻者見給於積猾郵庫庾級尤爲民蠹公家之賦役
者一而宅費倍之坐是偏累蕩產者什九民視役不翅猛虎
毒蛇侯喟然曰吾旣爲民父母坐視不爲之所是重困吾民
也遂議行條鞭法悉心緝畫臚列條分兩稅及驛傳拋荒諸
項歲訂銀一萬一千九百六兩有奇而領解耗費皆在焉均
徭及一切酬費歲訂銀五千八百九十三兩有奇而應解諸
費皆在焉一邑賦役之額盡是矣其徵折也兩稅取諸糧石
均徭等取諸丁糧邑之糧自學田武場泊界村大張逃租五
十一石二斗二升外實一萬五千一百三十二石四斗八升
石徵銀八錢五釐有奇此徵折兩稅等法也吾邑山多地瘠
民故不習商賈舊鈔上三則戶僅以中下六則供輸自優免
外實七千二百五丁中上則每丁徵銀七錢四分二釐有奇
下下則每丁一錢二分有奇餘四則視中下遞減一錢三分
有奇合之得二千一百七十四金有奇糧自免外實一萬四
千七百八十一石四斗七升石徵銀二錢三分有奇而寄庄
石加五分合之得三千五百金有奇此徵折均徭等法也曩

昔蠲徵括爲一條若大戶若里甲若郵庫庾級之類一切罷免俾百姓曉然知丁租之數惟此賦役之數惟此然又人給印牒歲兩征輸置櫃公庭民自封投銀有定期民惟按牒輸之其它解納諸費毫無所擾議既定白於撫按咸報可既期年邑之人謹然稱便相率請於當道勒石以垂永久亦報曰可邑幕陶君西遣使持狀詣都下索余記余惟君子爲政非徒悅民蘄於善治非徒更化蘄於安民行條鞭者或釐弊未盡或經畫未妥終致變更者有之侯之訂是法也殫力勞心鉅細具備上不廢公下不病民百年弊政一旦嘉與百姓更新田野嗚嗚若解倒懸而置之衽席易謂窮則變變則通通

則久又曰神而化之使民宜之其是謂乎宋儒有言寬一分民受一分之賜今法歲不過一萬七千九百餘金回視疇昔始省三之一民之受賜普矣固宜欣欣鳴於當道祈垂永久也夫爲民父母宜同欲惡審趨違乃民之欲趨在此獨奈何違其所趨惡其所欲耶繼侯者覩是石諒必有同心矣異日丁有消長事有增損亦惟因時調停潤色之爾其法固未可輕變也余樂侯有是政而又樂邑之人有是舉於是乎記侯名唯丁卯鄉進士四川富順人

同上

賈侯重開福興渠記

明張論

永治之前實俯洛水西抵長淵東達宜陽皆平川大陸可引

洛水灌注時藝不苦旱暵者迤南有渠曰福興謂福利所自興也或曰福興美其既寒而復通也里故老鮮悉其始河徙無常渠隨淤塌蓋百有餘年於茲矣賈侯任永既久凡域中諸渠如萬廂沙渠等則既疏通利導焉因巡歷雜表徧按舊跡曰茲莫非遺黎何獨不分潤於宓妃之靈也乃因醫官李逢節言輸粟四十石捐俸三十餘金分命渠長韋可大雷國治常九齡等刻日督濬二閱歲而工畢督水之丞實惟徐君守敬渠經陳宋村之北介大溝每苦爲潦水所沒侯設法用石甃砌令渠潛出其下潦水凌駕其上若複道然兩水安流毋相侵也石渠之長二十尋共鑿石凡百尋焉大原村南有地三百七十餘畝勢稍高渠身稍下又爲開支渠分注使無遺利計用石可三十尋皆萬歷三十九年四月也乃徐君竟以督課癯鰥奄然長歎惜矣遞以董其任者爲今丞薛君銜坡頭之陰渠所經亦有溝水之患亦爲架大石橋空其中受水以達凡用石七十尋以今四十年閏十一月而渠底績自如事至功成侯越度勞來月必數四迨水瀉渠平禾黍布野而後喜可知也按渠起于陳宋保王李村北止於王趙保寨子村東東西長二十五里南北濶二里零闕保凡二陳宋王趙闕里凡三陳宋一陳宋二王趙一灌地凡一千二百九十八畝五分戶凡三百五十家不佞竊惟今之傳舍其官者第

知爲身家營耳侯不自爲身而以永之含齒爲身不自爲家而以永之比屋爲家故顛顛焦勞功成而民安有足述也繇今以往千百人利之千萬世永利之苟此渠長存則侯之明德亦應與不朽豈不休哉古有苟陂今有福興繫我賈績並此禹功矣

縣志

賈侯去思碑記

明張論

三川十四城永稍稍稱繁鉅然越在石淙巘岨間民喬野愿悉偷安守故之爲愉快從不聞飛揚跋扈抗上以行其私治之者有一味禪焉因而不擾太上之所貴也若矜風力表功能沾沾自命雖震耀一時終非潤澤之理矣明興二百餘年

令茲土者幾以百計乃建祠崇祀邇來始見一二至芳襲累葉口碑無窮若于秦諸令君外又未可數數然也石燕賈公去我永且三閱歲矣民一旦落其祠宇而尸祝之歲時瞻謁若據廳治事儼然臨之上者茲豈有所迫脅從吏而然也吏治署實不署名民心受真不受僞所從來矣侯金玉君子而豈弟父母也惠于外和于中儉于名奢于功細于心疎于程不屑屑簿書期會間爬梳櫛比唯是挈體要滌煩苛民所應無侯不必有民所應有侯亦不必無如嚴程刻藝以士型士度陌疏渠以農鳩農市弗易肆藝不徒業以工甲肅諸鄰之欲赴愬於永者蔑弗質成焉則八面之才片言之斷庸愈矣

蠹穴塞銅綬減耗羨却餽貸豐餽粥具僵仆起諸憚獨無告者之賜給廩精自爲調施焉則一介之稟四訖之仁庸愈矣至朔奎樓之規以興學宮秩清獻之祀以表先正新秦賈之祠以淑時賢百廢俱興蔚乎未有而抑且誠心爲質推赤以置入腹竭肝膽而孚豚魚尤令人忘勞忘怨歌舞不倦焉大抵識見既殊材局尤異其砥礪幹辦卽古豪傑所不必有之事而虛冲謙霽又古聖賢所不自有之心誠以配才明而用晦則聲施循良之大較爾也其誰曰三年之成今不可幾乎余生也晚耳目覩記令永者將十數人焉由今以往迄於沒齒令永者又將數十人焉屈指比勘有電掣風馳當侯之才

者否有廉入廉出當侯之介者否卽兩者稱矣有惻惻款款當侯之懃懃篤摯不叅寸欺不介纖僞者否卽以侯稱循卓第一趾清獻奚讓矣不佞於侯世邀私恩而素無媚骨亦無諛舌故因志侯之祠以及其素若此而已後有作者卽以質侯者質余言可也同上

伊尹墓碑陰記

明李瀚

人稟天地之氣以生挺立兩間有才德足以開國成務致君澤民所謂與天地立心與生民立命與萬世開太平者其惟阿衡伊尹乎嗚呼尹之道德事功載於經傳固無容贅而瑩域歷久石表無存人罕有知者可不亟爲表揚哉偃師邑西

十里曰尸鄉伊尹之墓在焉按書商立政三亳史記正義曰
偃師縣西南五里尸鄉南有亳坂東有城卽放太甲處也寰
宇記湯都南亳在宋州穀熟縣今廢按宋州卽今歸德今有
穀熟店皇甫謐曰湯居亳與葛爲鄰今之寧陵縣有葛鄉睢
州考城縣有北亳城是爲北亳師古曰皇甫之說不經愚按
寰宇記云與謐之說亦似有據然以書攷之盤庚自耿復遷
於亳作盤庚有曰古我先王將多於前功適於山鄭氏曰偃
師東成臯南轅轅西降谷北依卬山故曰適於山也且商人
歷世九而都五遷皆由河決之患今歸睢之地雖有二亳皆
下野有河無山盤庚未必欲復遷於彼則湯放桀之後都西

亭明矣又按圖誌伊尹旣沒沃丁以三公禮葬於西亳西北
十里去田橫墓三百步瀚嘗由偃師過孟津道經墓下詢諸
鄉老王文言自父祖居尸鄉識此爲伊尹墓國初鄉先生程
彥魯輩攷實載之圖經蓋文仕國朝二十餘年今以老謝政
歸誠不妄人也且墓西有田橫墓相去正三百步與圖誌符
合嗚呼尹以事君之誠發爲事業炳若日星充塞宇宙不隨
時而化不易世而泯雖一坏之土百世之下猶使人仰之若
泰山然豈人力所能致哉爰立貞珉鐫著姓氏且勒其事於
碑俾後人知所敬慕云

縣志

洛陽修東關外城記

明 呂維祺

夫東關外城何爲而作也蓋內以鞏固大城外以防禦流寇也我國家承平日久武備懈弛卽如流寇雲擾亦且九省論兵水陸飛輓天下爲之騷動業已十年不克征矣殺戮往來如入無人之境雖有成臯峭函之重關不足以爲固雖有黃河大江之天塹不足以爲限雖有朔方遼左之驍騎不足以爲勁此豈流寇之韜畧類孫吳用兵如翦牧而能到處墮名城殺豪傑焚廬舍屠赤子所向無前也哉良由武將驕敵文臣怯戰所以叛服不恒呼吸生變且司戎聲色以自娛健兒入市以攫金寇來而逗遛不前寇去而搜括恐後甚至殺良冒功逼官索餉供一不給笞辱隨之是以客兵戡亂者或反

以客兵釀亂也吾雒不造痛遭兵火幾使大地陸沈幸古滕劉侯來尹斯土征兵餽餉殆無寧日于是謀之長吏經營負郭築外城三十餘里雉堞連雲隍池通水屹然金湯之固矣惟是東關外城越在廣濟石橋以東號爲磚城南起于石堰之圃東折于宓妃之崖北臨于印山之麓西迄于瀝水之濱周迴六里有奇望之居然城郭完固之邑故流寇頻來如隔棧道不可飛越欲似前之焚燬殺傷有所不得則外城之保全雒城者大矣而東關尤甚不佞自金陵旋軫所過被傷之地城郭傾圮人民鮮少弔江上之孤翬憐陵寢之破壞腐心飲淚瞻懷故鄉幾不知何如光景及至雒則見外城森向守

禦備嚴訊之父老知侯之為一方保障慮至深遠也門下士
 求文為記不佞固稔知之矣侯省刑薄歛卹災救荒練兵弭
 盜豁糧清驛興學育才種種善政不能枚舉獨其築城一事
 心力交瘁捐俸發餼勸輸以襄此大事始之兵馬搶攘民艱
 于任勞侯乃周行原隰清問下民每以一勞永逸諭之民知
 侯意之無他羣然子來百堵皆興鼙鼓弗勝寧止如城漕城
 衛而已也是役也鳩工于丙子之春落成于丁丑之秋侯諱
 宏緒字仲令由甲戌科進士筮仕雒陽令凡五年有奇及瓜
 在邇行將內召矣謹記

舊府志

新安創修磚城記

明 呂維祺

吾邑小如黑子著面而在春秋為王城在漢為東垣以形勝
 則漢關巋然紫氣拂鬱八陡橫其左郁山拱其右青要紫荆
 諸峰列峙於後昔稱重地有由然哉地重而或輕之則亦執
 於地利不如人和之說夫地利之與人和交相重也昔顏魯
 公守平原增城浚隍人或迂之卒以成復唐業為八十郡先
 或曰方今天子一統無外安用一丸泥封函谷而王公設險
 易何諄諄耶吾邑為洛上游城廣不越三里高不出三仞且
 以土為之市兒出入通衢時數有修葺輒圯民疲於奔命
 督修者且以為奇貨可居也萬歷乙卯之秋製吾邑錦者為
 玉節王公公下車初仰視雉堞環觀睥睨即愀然曰嘻晉陽

保障安在哉顧以歲之不易民生之不育未易卒舉也越三年稍稍告稔物力漸裕所節省捐俸凡若干可以卒城工之半遂慨然鳩工庀材陶磚鑿石身董其事寒暑不輟經始於四十六年四月迄今年秋功成北至超雲門東抵奎峯總計高二丈五尺長二百四十丈是役計費不貲皆公自捐省不煩公不累民公之貽於吾邑者侈矣予東遊齊以量移故事暫依子舍不敢問戶外事日惟坐斗園彈瑟讀書嘗試登高四望則山川之疑抱形勢之凌躐壯哉重地猶昔而孤城雄視萬堞爭高若相與錯映環合也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昔李武子有嘉樹晉大夫韓宣子來聘譽之武子曰願封殖

此樹以無忘甘棠是城之成我公之甘棠也我邑人願封殖此城以無忘公傳曰預備不虞軍之善政也而魯隱公之於邊吏亦曰慎守其土而備不虞公之微意蓋寓於此且公來蒞吾邑凡四春秋蝗十之四旱十之六公畢力撫之民不知歲惟時驛政疲累邑人重苦之富者貧貧者逃余與二三士紳議所以拯之而公力破旁撓之議以救此一方赤子且欣然欲發帑救饑停徵甦苦公於地利人和蓋兼之矣適予北發有日若邑弟子孟君化鯨張君君德劉君定國等皆沐君之德化也者公加意百姓而德化及士故士皆感公之德化思所以效之也適與茲役會於是訪予徵記且曰公之於茲

役也增修城守以明有備捐省俸金以明不貪不動民夫以明不擾一勞永逸以明節愛因荒營造以明救饑一舉而五善備子其一言記之以明邑人之思公比於周人之思召伯也因予戒裝不遑從事及盟津阻東方克屬草起而視河嘆曰觀河洛而思禹功邑人之於公亦猶是也非獨此也且以勸後之尹吾邑者公諱鉉字君貫玉節乃其別號是爲江右之吉水人登丁酉賢書爲政慈而有度尚氣節軫民巖茲不

悉述

縣志

登封修城記

明傅一梅

竊惟治邑猶治家然令之視邑猶家主自視其家然夫苟以家視邑則中心圖之度其緩急擇其便利計其昌大久遠何俟人之督責知雖不及必將至焉不然則是寓公而代爲理者耳彼且逆旅其身彼且傳舍其位日居月諸庶幾有代我者吾事畢矣容容以自逸煦煦以見德此世所稱智人也非吾之所能及也予自丁未冬承乏是邑歷岫巒碎磷之途以入望其城則斷墉頽塹欹傾湫隘不可以舉目矣泄其堂則人吏偃蹇文書沈闕郡符督促未應者尚二百餘事問其俗則鄙野無教惟正弗供羣兇不戢依憑山谷白晝殺人百姓恫恐至上不敢誦言誅之予喟然太息曰邑有利弊若斯者哉已而自念生平期許正在于此吾乃躊躇曰顧已矣嘗聞

理亂髮者必自其末夙興夜寐先綜簿書而勘較之時延見耆舊問所便苦次第而致之民每每食忘七寢忘枕頭日岑岑不少休會上官督責賊曹甚急乃發兵四出徼天之靈羣盜授首諸緒亦稍稍就平未厭禍而旱魃起矣饑饉洊至則又衝風冒露日就暑節問省殘民而噢咻之與餒同悲與凍同泣方是時也解腕而救毒遑恤城之惡哉歲庚戌始獲大邑中諸大夫暨諸弟子員造而請城予應之曰不特諸大夫曰龍見戒事火見致用水昏正而栽何謂不特予曰非是之謂也前年興大獄烏獸駭呼予至今心悸寇平而無歲流亡

福野幾至暴骨今年雖幸稍稔瘡痍未起呻吟未息所謂不利時也時詘舉羸其奈之何諸大夫曰否否是保障也二百里幅幘五萬戶口日憂堂奧之顛惟不虞之是戒民之望是役也久矣今公滿一考而暫留民亦遇再歉而乍豐百年一時容可失乎予唯唯度之上下知民可使也乃請于臺舉帑羨三百六十緡于今年人日卽城四隅開十六窯鳩集陶人一月得磚二十萬伐石于山采木于林召匠于里徵夫于保量工稱廩布令程期于二月朔日分八植而齊舉之予朝夕巡行勞其勤者振其惰者六十日而工畢是爲三月晦不愆于素也計所創作者爲堞一千有二舊皆拾溝中散石如鉢

如盜者甃之耳今悉易以磚矣計六百四十九丈有奇闕舊門而高之東曰春雨南曰黃離西曰鴻澤北曰萬歲撤舊屋而樓之東曰考辰南曰大觀西曰寶成北曰天咫始皆錫以佳名又四方建四堞四隅起四亭城之外築石隄一千二百四十步以衛城足其他補闕易腐之工不復紀焉城既成百里內士女縱觀之間有頌聲于是諸大夫士復造請曰此百世之賴也將求記于縉紳之顯者以志不朽予謝之曰梅聞古之長民者不忍勞民惟興作之是懼象物天地比類百則儀之于神人而度之于民生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為民述若違度乖序拂民神而反生物之則將隕越

是懼焉用文之若度于天地順于時動和于民神而儀其則百姓歌之庶幾足為民述矣以記為哉縉紳之腕不如眾庶之吻梅業已聞登城者之頌不以彼而易此矣諸大夫既退予呼諸父老而詔之曰功集于勤樂生于苦予與爾庶幾克家矣方吾之經始是役也不明求衣見星而未返忘其勞竝忘其怨即東門哲我業已甘之豈知有今日哉今而後益信斯民果可與樂成矣吾聞之人心有金湯非城郭之謂也無俾城壞無獨斯畏吾不敢不勉修其孝弟忠信以為干城願與嵩山之民最焉諸父老遂請于諸大夫而書予言于石

縣志

河南府志

卷之三

七

